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五十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文選卷五十九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編

唐李善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注

碑文

頭陀寺碑文一首

善曰天竺言頭陀此言斗數斗數煩惱故曰頭陀

王簡棲

善曰姓氏英賢録曰王巾字簡棲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頭陀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録事參軍琅邪

王巾制　濟曰姓氏英賢録云王巾字簡栖琅邪臨沂人也齊朝起家郢州從事後爲輔國録事參軍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斟也枚乘上書吳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桓子新論子貢謂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飲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入切斟勺愚切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韓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　翰曰挹酌也朝夕池海也蒼蒼之色天也況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善曰僧肇涅盤論曰

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没代不忘竺道生曰心行心所行之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　向曰目無所見故若存若亡心無所繫故不生不滅也是以

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善曰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正覺法華經曰寂滅無言也僧肇論曰釋迦掩室於摩竭鄭玄論語注曰津濟渡水處　良曰掩室謂斂心入靜也華嚴經云佛在摩竭國處寂滅道場此言斂心於摩竭之國用開不言之道也**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善曰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滅以息言杜口毗邪現默然而得意維摩經曰佛在毗邪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嘿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浮名杜口於毗邪

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也　銑曰杜口謂不言也同善注　然語彝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　善曰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尚書武王訪于箕子曰我不知彝倫攸叙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爻之文也　濟曰彝常倫理也言欲語理人之常理者必求事於九疇疇類也九類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五福　翰曰六位易卦之六爻也　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　善曰此顯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聲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向曰三才天地人也翰曰太極天地之始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善曰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明之不可止者其有此乎左氏傳叔向謂駿茂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良曰已止也言廣大無窮故不可止然爻繫所筌窮於此域善曰爻六爻也繫繫辭也因爻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爻繫之所明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筌捕魚之笱莊子以之喻言大智度論曰二乘以生死為此岸銑曰繫繫辭也筌期也此域謂道也則稱去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善曰至如涅盤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於涅盤之彼岸矣僧肇論曰玄極無名稱謂絕焉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說謂也涅盤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

往大高山者喻大涅盤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盤為彼岸也　翰曰稱謂名號也言天道無名故名號絕彼岸謂覺悟也

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

善曰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去四流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僧釋肇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惟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應斯行故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弘時務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為禪也　向曰謝去也四流謂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六度者布施以廣仁義也持戒以守信也忍辱以為謙也精進以思敬也禪定以守靜也智慧以通其理也

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

其終始善曰法離有無豈名言之所得法無形象豈隨迎之可見維摩經維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　良曰其道廣大名之言之亦不得知其體性質相者也隨而求之迎而望之又不可見其終始之所由也不可以學地五臣本作識智字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五臣本作乎字　善曰妙法蓮花經曰昔在學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盤勝鬘經曰音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學地謂三果意生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衆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康伯注曰蘊淵奥也　濟曰言不可以識智廣博而達其理不可以習意所生以及

其事者寂滅之道積之也涅槃寂滅也蘊積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善曰周易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尚書大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為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鍾空也内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牽秀相風賦曰故無來而不應兮何適莫之足嬰翰曰幽深之谷本無情有聲至則必答之以響大鍾虛其體以受和和來無不應之以聲佛道於物亦如是無無私也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善曰圓對謂有感斯對而無不周也勝鬘經曰涅盤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禮記曰古之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僧肇維摩經序曰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銑曰阿毗達摩二義一名無比法一名對法

也圓對蓋謂無滯閡也寘立謂與寘昧之道相會而立也

一音稱物宮商潛運善曰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脫周易曰稱物平施漢書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　良曰言道合萬物

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善曰如來佛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乖異謂之為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竺道生維摩經注曰如者謂如與如冥無復有如之理從也中來故曰如來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史周易曰利見大人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向曰菩薩下當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王為子也

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善曰僧肇論曰驂六通之神驥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天竺言衍此言乘五乘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令碑本以為憑四衢之軾蓋梁代諱衍故改馮左氏傳

曰楚子玉使鬬勃謂晉侯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出溺謂拯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銑曰如來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也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也軾車上橫木也拯救也言人為不善有如逝川之流日夜不止而如來化救之使濟矣

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

善曰維摩經曰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論曰啓八正之平路坦衆聖之夷塗大品經說八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爾雅曰庇廕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吾與道交相喪也　翰曰一正見二思惟三正語四正業五正命六精進七正念八正定言如來開此八者大蔭其人交喪失於道者也

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遥源濬五臣本作浚波酌而不竭

善曰玄關幽鍵喻法藏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玄關難啓善鍵易闢戴逵棲林賦曰幽關

忽其難鍵玄風浚以雲類字林曰鍵門距周易曰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遠源濬汲喻法海也文子曰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
莫知其所由也　銑曰玄幽謂道之深邃也關鍵皆所
以閉拒於門者言如來說喻微妙道門
遂通如長源深水酌取不竭也浚深也　行不捨之檀而
施去聲洽羣有　善曰夫心愛衆生而行捨者捨則增愛非
爲實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及於
衆生斯爲不捨以茲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
不慳是名檀波羅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具
美不爲之爲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
岸也羣有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
也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有以通玄而物我俱　唱無緣
一　良曰捨止也檀惠也洽徧也羣有謂萬物
之慈而澤周萬物　善曰夫行慈者以衆生爲緣衆生爲
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離於衆

相離相行慈名為無緣無緣生慈是為真實以斯而唱
則物無不周涅盤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
禪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泥洹經曰無緣者
不住法相反衆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智周
萬物而道濟天下向曰大士之慈
空中而行空中行慈故為無緣之慈
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善曰天以明照物明盡則照窮而勿照之明猶
無得之得無得而得斯謂真得故勿照之明斯
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
至人虛心真照理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
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濟曰演廣
勿無也大聖無私萬品無有不盡照者故以無私照之
明而鑒極於
沙數之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善曰機謂機心
也權方便也夫
以機心導物物斯以機心應之物有機心則結累斯起
故誘以無機之智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灰

心滅智內無機照之勤辯亡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人以力摩三千大千土復盡末爲塵爲一劫此諸微塵數其劫復過是　翰曰導引也亡無也若聖人以有機之權人入以機應則多惑矣引以無機故不亂焉是功濟於微塵數劫矣劫猶世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善曰周易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善曰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槃經曰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拔提河邊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涅盤史記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拔河一名金沙河也　銑曰言如來演行聖化功濟微塵拂衣於娑羅樹間脫屣於金沙池中將歸乎涅槃示有所終也樹謂娑羅樹也屣履也**惟怳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善曰老子曰道

之為物惟怳惟惚王弼曰怳惚無形不繫之貌也又曰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兮其無繫汜汜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維摩經曰法無去來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見在未過去遙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　向曰怳惚不明貌言如來之道不明不昧無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身歸涅槃復無質也物質也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善曰荅賓戲曰聖哲治之棲遑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毗地獄上非想天為一世界千三界為小千世界千小世界為中千世界至千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大出家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僧肇維摩經注曰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撓亂也乃飽切涅槃經曰佛以千疊纏裹其身積

衆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盤經說世尊向熈連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般涅盤於天冠塔邊闍維僧肇維摩經注曰無實相無法常住故盡法華經曰方使見涅盤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也良曰棲遑謂游處也撓亂也如來游處於三千大千世界雖行其化而無爲之心寂然不動終無亂也濟曰焚燎火也堅林謂衆木也佛以千張白疊纏身積衆香木以火焚之其質雖盡其聖靈虛空不可盡歇也正法

既沒象教陵夷善曰曇無羅讖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論語曰文王既沒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翰曰正法既沒謂如來已入涅盤也象教謂爲形象以教人也陵夷頹壞也

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爲得一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製論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謝宣遠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忝杜預左氏傳注

曰方法也云得一者鍾會曰一亦道也向曰正法既没人多穿鑿異端競起違於大法以色相執理以音聲求真自以為得道矣方法也一道也**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論**善曰禮記曰言偽而辯順非而澤維摩經曰於衆言中微妙第一僧肇論曰采微言於聽表史記曰齊威王使説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今知王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匿是目論也銑曰意順於非成以為是口辯其偽理以為真者則比微妙之聖言於目前狹論也**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頹綱俱維絕紐**善曰摩訶摩耶經曰正法哀微六百歲以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説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説法要滅邪見幢燃正法炬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王弼曰幽深贊明也陸機大將軍

宴會詩曰頹綱既振謝莊爲沈慶之啓劉義宣書曰皇綱絶而復紐區夏墜而更維說文曰紐系也　翰曰幽讃謂遠助佛化虛求謂虛心以求道言此二比丘能整頹壞之綱紀繫絶毀之紐帶振整也言大法之要如人衣有紐帶也

蔭法雲於眞際則火宅晨涼善曰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切劉蚪法華經注曰雲譬應身則殊形並見順機不偏此則彌布徧覆之義也維摩經曰同眞際等法性不可量肇師曰眞際實際法華經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所燒我皆拔濟之　向曰華嚴經云不壞法雲徧覆一切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衆苦所燒也言馬鳴龍樹二比丘能行正法以濟衆物如雲蔭眞境火宅之難乃涼也際境也

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善曰劉蚪曰菩薩貟淨照均明兩故曰慧日又曰諸子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露坐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頭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

霞敝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示語使得開解　翰曰法華經云慧日大聖尊久乃說是法康衢道也言二比丘演說佛化萬物見明如日照於道重深昏暗之處夜中亦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善曰言義徒精銳有樽俎之深謀維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僧肇曰諸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竺道生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大品經說三十七道品曰四念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　銑曰大品經三十七品言此諸品為佛法之要而二比丘與行此法以伏外道亦如晏子於樽俎之間而折晉軍也晉欲伐齊使覘之齊饗使者使者將亂齊樂曰晏子太師知之使還報曰齊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者晏子之謂也**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善曰邪黨分崩無藩籬以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言無

大亦言勝大能勝九十六種論議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良曰九十六種謂外道破滅佛法也一爲訖諭其心皆伏悉無障閡若無草木藩籬之固豁然以通

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

善曰華嚴經題云大方廣佛華嚴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　濟曰方廣佛號也教肆謂教人習法也肆習也

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善曰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子莊王佗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魯莊公爲同時也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傅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

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形像經歷冠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金石圖形丹青　向曰周莊王魯莊公時夜恒星不見謂夜明也乃佛生之日也銑曰漢明帝晉明帝故稱兩明皆圖書佛像以崇其法也

然後遺文間去出列刹察

相望善曰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靡不畢集太史公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孔安國尚書傳曰三山言相望也　翰曰遺文謂經也列刹佛塔也

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善曰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咸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胭支圖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苻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苻堅光遂王彼至萇子

興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遁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至京師王濛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苻丕後還吳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惠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苻丕後還吳入襄陽南達荆州欲往羅浮居尋陽見廬峯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為左西方為右　向曰佛圖澄羅什法師並高道之僧也結轍謂教迹多也　銑曰道林惠遠二僧名並有高道皆由於吳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善曰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

沙門之為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訓勤行趣涅盤也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曰瀏濁浩汗又曰瀇泱濩渭蕩雲沃日 良曰沃流也蕩動也

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廻薄 善曰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賦曰陽烏廻翼於高標揚雄反騷曰何恐日薄於西山 濟曰廻照也薄迫也

西眺城邑百雉紆餘 善曰左氏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鍾會懷土賦曰望東城之紆餘翰曰三版曰一雉紆餘曲直貌

東望平皐千里超忽 善曰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 向曰超忽遠貌

信楚都之勝地也

宗法師行絜珪璧擁錫來游 善曰毛詩曰有匪君子如珪如璧東觀漢記馮衍說鮑永曰衍珪璧其行束修其心錫錫杖也大智論曰菩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農擁杖而起 銑曰

珪璧比有德也擁執也錫錫杖也**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善曰言身從緣生緣亦斯廢也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緣生見僧肇曰身衆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滅聚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作諸佛　良曰宅居也言如緣業皆空虛則存緣之心廢也**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善曰惑煩惱也言萬法雖廣解惑則起相受生解者身心寂滅涅盤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竺道生維摩經注曰戀生者愛身情也尚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無復存身也　濟曰軀身也言人志若存其身者皆爲迷惑至道若知理存道道勝則迷惑無也亡無也**遂欲捨百齡於中身徇肌膚於猛鷙**善曰禮記曰古者謂

年為齡黃亦齡也田巴報馮衍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漢書臣瓚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李尤七難曰猛鷙陸嬉龍鼉水處　翰曰言欲中捨百年之身志拯萬物也徇猶施也肌膚肉也猛鷙鷹也稜伽經云自在天王化身為鴿釋提桓因是諸天王化身作鷹逐此鴿鴿來投我稱己身肉與鷹代鴿也

班荊蔭松者久之善曰左氏傳曰伍舉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向曰班荊蔭松柏山野之居班布也

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善曰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其上也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蔭也　銑曰宋孝武皇帝時也言立方丈之室覆以茅茨

之草以置經象也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覬善曰沈約宋書曰孔覬字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後除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覬音冀 濟曰江夏郡名守職處也曾稽郡孔君本屬也諱名也為之雜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善曰周禮曰雜草下士二人鄭玄曰雜薙草也法華經曰經行林中勤求佛道 翰曰雜芟也經行謂經歷行息之處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五臣本無興字宗善曰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為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善曰維摩經曰佛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利起七寶塔表刹莊嚴而供養也 良曰刹塔也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

為稱首 善曰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衆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者也 向曰大迦葉佛大弟子也言法師景行如大迦葉故以頭陀為寺之稱首頭陀斗藪也言斗藪煩惱以歸正真 後有僧勤法師真節苦心求仁養志 善曰楚辭曰原生受命于真節曹植擬九詠曰徒勤躬兮苦心論語子曰求仁而得仁莊子曰養志者忘形也 纂修堂宇未就而沒 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 銑曰纂繼沒死也 高軌難追藏舟易遠 善曰魏太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汎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郭象曰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 翰曰軌跡也莊子曰藏舟於

壑人以為固不知有力者負之而趨喻人性命為造化所運忽焉而終言歲月速也僧徒闃其無人榱衰椽毀而莫構可為長太息矣善曰周易曰闃其戶闃其無人高誘淮南子注曰椽榱也榱椽也漢書賈誼曰可太息者此也銑曰榱椽也構起也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受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濟曰洪大也紐猶綴也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善曰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尚書曰丕顯文武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良曰言祖襲武王尊嚴其父文王以之配天而昭明升舉此道而復行之格天光表之功弘啟興復善曰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東
觀漢記博士議曰陰殘去賊興復祖宗 向曰格至光
充表外弘大啓開也言宋聖德上至于天
傍開西外又大開惠澤興復頹壞之理也是以惟新舊
物康濟多難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左氏傳
伍員曰不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
晉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翰
曰帝命維新而萬物不改故云舊物也安其下人濟其
多難為君之
道也康安也步中雅頌驟合韶濩善曰禮記曰步中武
象驟中韶濩所以養
耳鄭玄曰韶舜樂護湯樂也 向曰韶舜樂濩
湯樂言國家作規矩中於雅頌而合其正樂也炎區九
譯沙場一候善曰十洲記曰炎洲南海中萬二千里韓
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
白雉於周公尚書曰西被于流沙解嘲曰東南一尉西
北一候 銑曰炎區南方之蠻九重譯語而來朝天子

也沙場亦邊方也一侯者以伺侯非常之事也一侯者言少邊患也粤在於建武焉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為建武良曰粤辭也建武齊帝年號也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為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濟曰江夏王蕭寶玄明帝子也藩諸侯也維隅也言使觀政作藩衛彼一隅也江漢即郢州也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善曰方城謂楚龜蒙謂魯左氏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又隨武子曰蒍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賦事行刑而咨於故實也銑曰方城楚也龜蒙魯也蒍敖為宰擇楚國之令

典魯侯賦事行刑必問遺訓而咨於故實言江夏王為郢州亦有此事也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内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諠善曰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蕭子顯齊書曰劉諠字士穆為江夏王郢州行事者謂王年幼内史代之以行州府事故稱行事也　翰曰諠為江夏内史為王幼内史代行　刑事故曰行事智刃所遊五臣本作由日新月故善曰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論語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也　向曰明智之理斷割之道如刀刃之利善政來者為日新去而過者為月故道勝之韻虚往實歸善曰瑞應經曰迦葉

二弟問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道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銑曰虛心求物物得道既勝實自歸之

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巨衣立慨深簀覆悲同棄井

善曰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簀進吾往也孟子曰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棄井也　翰曰慨恨也簀土籠也有以籠盛土覆而為山少一簀之土而不成山者有掘井雖深將及泉而棄者皆喻此寺廢於已安墜於幾立也

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

善曰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養長不失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序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　向曰間伺也

庀匹耳徒揆日各有司存

善曰左氏傳宋災使

華閲討右官官庀其司杜預注曰庀具也匹婢切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銑曰庀具徒衆揆度也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善曰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王隱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亘丘被陵因高就遠翰曰亘徧也因高丘起高樓故曰就遠也層軒延袤茂上出雲霓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聖主得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文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司馬紹贈山濤詩曰上陵青雲霓向曰層軒廊也延長也南北曰袤也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善曰西都賦曰脩除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逶移王逸曰逶移而長移與迤音義同楚辭曰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銑曰逶迤相連貌言閣高下臨見地若無也夕露為珠網朝霞

爲丹䨼濟曰夕露朝霞不假於物任自然也珠網以珠爲網施於殿屋者丹䨼以赤飾殿也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善曰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黄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鵲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花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良曰九衢草其枝交錯相重九出也四照即若木花其光四照也千計萬品言多也崖谷共清風泉相涣金姿寶相永藉閑安善曰周易曰風行水上涣金光明經曰如來云身金色微妙其明照曜如金山王又曰光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濟曰

涣亦清也金姿寶相言佛之靈象息心了義終焉游集也此處可以長藉幽閑安樂之事善曰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是故名沙門勝鬘經曰是故世尊依於了義一向記說班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所遊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知向曰了覺也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善曰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子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韋昭曰景公鐘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向曰事功謂成也言有成功者必鏤功於鐘鼎之上以示後世也言時稱代五臣本作代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紹善曰

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于碑也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卲者孔子之徒與尒雅曰卲美也　銑曰言鏤文樹碑則年代彌多而功名宣布身大逾遠而其聲相紹繼而不絶積多也

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乎衆妙　善曰法言曰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翰曰寓寄也雕篆謂文字也庶近也髣髴不分明貌言我敢寄言於文字者近亦不明乎衆妙之門

其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　善曰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列子曰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　向曰天地初分之時也

涉器千名含靈萬族　善曰周易曰形而下者謂

之器器謂品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春秋元命苞曰蚑行喙息蠕動蜎蜚根生浮著含靈盛壯陸機鼈賦曰總美惡而融融揩萬族乎一區　銑曰器物也

淳源上派澆風下黷

善曰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澡淳散朴淮南子以澡爲澆音義同說文曰派水别流也字林曰黷狎垢也杜木切　濟曰淳和之源自上流派而澆薄之風垢濁於下黷垢濁也

愛流成海情塵爲岳

善曰瑞應經曰感傷世間没於愛欲之海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沉於愛河則妻子財帛也言積之多如海情塵之積爲岳爲善曰積亦見多爲惡日積亦多也　向曰愛欲至多若流水成海情想漸積若飛塵爲岳

皇矣能仁撫期命世

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能仁不退轉法經佗方菩薩曰能仁如來興此三道之教法華經曰我釋迦牟尼劉蚪曰能仁哀此忍土俯來拯拔故曰能仁

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　翰曰皇大也撫期謂千年期也言佛之大道能為仁聖撫應千年之期而命跡於世也 乃睠中土聿來迦衛 善曰毛詩曰乃睠西顧又曰聿來胥宇瑞應經曰菩薩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　良曰言佛之將見於世乃睠顧中土聿來生迦衛之國也迦衛之國在天地之中故曰中土聿疾也 奄有大千遂荒三界 善曰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曰其佛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大宅拔濟衆生　良曰奄同荒理也 殷鑒四門幽求六歲 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啓王出遊始出城東門天帝化作病人即廻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南門天帝化作老人廻車而還慜念人生

丁壯不久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廻車而還悲念天下有此三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為快即廻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幽閑處菩薩即拾藂草以布地正其坐月食一麻一麥端坐六年向曰四門同善注後太子居於深山不飲不食箕坐义手閉目一心不成道終不起端坐六年故云幽求六歲

亦既成德妙盡無為善曰勝鬘經曰唯有如來化就一切功德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濟曰既已也

帝獻方石

天開淥池善曰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頒那山上取四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食已欲澡漱天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為指地池翰曰瑞應經云佛成道見故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

即取四方成治之石置池邊白佛言可以浣衣也是爲帝獻方石又云佛食訖欲澡漱天帝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是爲天開澡池

祥河輟水寶樹低枝

善曰瑞應經曰時尼連河水流甚疾佛以自然神通斷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雜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澡浴畢欲出無所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脩好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 銑同善注

通莊九折安步三危

善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卭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方朔誡子曰飽食安步以士易農尚書曰竄三苗于三危 良曰九折三危並山名言佛之神通不以山爲阻險皆通安步而行也莊道也

川靜波澄龍翔雲起

善曰頭陀經曰令身調善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息波浪不生周易曰雲

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曰波澄謂心静雲起謂其應感也翰

耆山廣運給園多士善曰法華經曰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萬二千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向曰耆山謂諸闍崛山給園謂給孤獨園多士謂衆比丘也

金粟來儀文殊戾止善曰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曰鳳皇來儀維摩經曰佛在毗耶離菴羅樹園内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毛詩曰魯侯戾止文 銑曰金粟佛名也來儀謂見於世文殊師利佛弟子也戾至也

應乾動寂順民終始善曰春秋元命苞曰乾動川静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人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良曰乾天也天動而地安而佛應之以順人性終始不已

法本不然今則無滅善曰維摩

經曰法本不然今則無是寂滅之義僧肇曰小乘以三界熾然故滅之以求無為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真寂滅濟曰不然猶無形也無滅謂不生不滅也

象正雖閑希夷未缺

善曰曇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史記曰酒闌漢書音義文穎曰闌言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　翰曰象正謂正法也闌微也希夷謂無聲色也言如來正法雖微然其無微之道未缺廢也

於昭有齊式

善本作戒字

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枻

胡洩反協韻　善曰毛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班固漢書述曰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揚雄解嘲曰不足以揚洪烈僧叡師十二法門序曰奏希聲於宇宙濟溺喪於玄津漢書音義韋昭曰枻檝也音裔翊泄切協韻　向曰於歎美之辭也昭明揚舉洪大烈業也言齊有美

明之德用舉大業修其壞法 銑曰釋網玄津並佛法也枻棹也言佛法將壞而齊乃能維持使之復存又如舟之濟川而得其棹也 **惟此名區禪慧攸託** 善曰禪慧禪定智慧也即六度之二行也 良曰名區謂置寺之所也禪靜慧智攸所也言此處靜智之人所託居也 **倚**五臣本作傍 **據崇巖臨睨通壑** 善曰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說文曰睨邪視也 濟曰睨視壑川也 **溝池湘漢堆阜衡霍** 善曰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為溝池衡霍為堆阜也史記曰屈完曰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池 翰曰言此通川崇巖自得奇趣則以湘漢如溝池之小衡霍如堆阜之小湘漢江也衡霍山名 **膴膴**武 **亭皐幽幽林薄** 善曰毛詩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上林賦曰亭皐千里靡不被築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鄭玄周禮注曰竹木曰林高誘淮南子注曰深草曰薄也 向曰膴膴草

貌亭皐平澤也草木叢生曰薄也

媚茲邦后法流是挹善曰毛詩曰媚茲一人銑曰媚愛也邦后謂江夏王也法流言江夏王本此佛法而挹酌也

氣茂三明情超六入善曰維摩經曰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漏盡為三明維摩經曰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翰曰茂盛也三明謂天眼明宿命明漏盡明言江夏王感此真氣盛也六入謂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也言其情超越於此六者

眷言靈宇載懷興葺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楚辭曰葺之兮荷蓋王逸注曰葺蓋屋也良曰靈宇寺也葺修也

丹刻翬飛輪奐煥離立善曰左氏傳曰丹桓宮楹又曰刻桓公桷杜預曰刻鏤也毛詩曰如翬斯飛君子攸躋鄭玄曰翬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岳關中記曰未

央殿東有鳳皇殿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鳳劉邵魏文帝誄曰鳳皇立翥　濟曰丹刻謂殿宇丹色而刻鏤之輪輪囷高大也奐文章貌翬雉也離鳳也言丹青文彩似之

象設既闢睟容已安

善曰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信根於心色睟然見於面趙岐曰睟潤澤之貌　向曰象謂佛之形象也闢開也睟容潤澤之貌言佛象既已開設而有潤澤之容常安於此也

桂深冬燠

於六

松踈夏寒

善曰楚辭曰何所冬燠何所夏寒爾雅曰燠暖也　銑曰深謂葉密也燠暖也桂氣辛而冬暖也

神足遊息靈心往還

善曰瑞應經曰佛已神足適鬱單日界

勝幡西振貞石南刊

善曰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場禰衡顏子碑曰乃刻玄石而旌之　良曰勝幡幡名西謂佛教來自西也振舉也貞堅也南謂在國南也刊刻也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向曰安陸郡名昭諡也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陵五臣本有郡字人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晉分東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橋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人　翰曰晉分東海郡為東蘭陵蘭陵為南也

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錄善曰王命論曰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合膺錄

決相代尚書琁璣鈐孔子曰五帝出受籙圖　向曰稷后稷也周之始祖有至德佐堯故周文王為天子也契殷之始祖有至德佐舜故成湯起為天子商武湯也圖籙並天子將興之符應

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五臣本作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

善曰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僅克安民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握符出也銑曰蕭何曹參有大功於漢垂仁德於下故魏主乘天時而為天子齊帝又握天符而為人主魏曹參後也齊蕭何後也

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

善曰尚書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毛詩曰崧高惟岳峻極于天良曰靈源神基謂蕭何之祚也言其祚長如河之流高如山岳極至于天以比其峻也積石山也言河水流於積石山下因言積石流也

祖宣皇帝雄

材盛烈名蓋當時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考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材大略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　翰曰宣皇帝安陸王之祖也高帝即位追尊也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讖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宗均曰懷藏也　濟曰考父貞正也言含道居正可卷懷前代帝王也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善曰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謂日月星辰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　向曰謂緬也辰象日月星也河岳之精靈雄聖而仁明故體此而生也氣蘊約紛風雲身負日月善曰論衡曰谷子雲唐子

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之智故吐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任弔之曰子其意者修身以明汙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馬彪曰揭擔也翰曰蘊積也身負日月言其明也**立行**五臣本作身**可模**五臣本作才**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內照**五臣本作照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模者師傅之德也曹植學官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時矩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向曰範法也銑曰外謂貌也內謂心也**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善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毛詩曰因心則友翰曰此言行孝道也孝者因於心也**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

詩曰率由舊章良曰言有可大之道自用於此而能盡至其理也方道率自由用也抱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善曰毛詩曰泳之游之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濟曰言挹酌其道德之源者游泳其淺深不可測也潛行於水曰泳也向曰懷歸也日用而不知者言歸其道者其人遷善由日用其道而不知之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善曰傅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含孳子曰九卿法河海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銑曰三辰日月星也四瀆江河淮濟也六幽允洽一德無爽善曰典引曰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尚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翰曰六幽天地四方也允信洽合也一德謂法令畫一也爽差也萬物仰之而彌高千

里不言而斯應善曰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周易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　向曰言歸其德而自來凡應蓋不言而治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涖事之年善曰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莅事惟能　銑曰庸用也涖臨也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而善本無而字略也善曰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麾旌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賈逵國語注曰略簡也　良曰軍麾以毛為之以指麾也命謂天子之命也言天子命之以受其戎旅之服序次序也監督謂監督軍事也方部謂官方

部統也數術也　濟曰言國史具述其事此文可略而不言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善曰水德謂宋也左傳王孫滿曰今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翰曰未改謂宋祚未終**太祖龍躍侯時作鎮淮泗**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淮陰周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滿岳金谷會詩曰遂擁朱旄作鎮淮泗　向曰太祖高皇帝龍躍騰升為天子也侯待也宋明帝以太祖為冠軍將軍鎮淮陰也淮泗二水名也**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善曰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曰腸一日而九迴　銑曰如仁謂有仁和之心思濟世亂夕驚不安之志至於中夜九迴思慮也惕驚也**龕**堪**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善曰廣雅

曰龜取也枯耽切向曰龜勝也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知不可不深圖也濟曰言緬陪奉太祖左右蓋同王子洛濆之歲實惟辟彊內侍之年善曰周書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漢書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也向曰王子晉初遊洛濆年十五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言安陸之見委任同此年也起予聖懷發言中旨善曰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尊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為宋卲陵王大學中書郎游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容游梁禮記曰王言如絲

其出如綸翰曰漢梁孝王好文學之士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游王門馬言王初為宋劭陵王文學如游於梁王門也入掌綸誥謂為中書郎也綸誥謂天子制勑之言使其掌之也蘭桂有芬清暉自遠善曰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雁以顛覆王逸注曰言已見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銑曰芬香也言其德如蘭桂之有香也又清明光暉其心自遠帝出于震日衣青光善曰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震震東方春秋元命苞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日衣青光宋衷曰為日精所羽翼故以為名木神以其方色衣之良曰震東方木也言齊為木德將登帝位故云帝出于震日比君也衣青光者亦取其木色也方軌茅社俾侯安陸善曰蕭子

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其安陸侯漢書曰江夏郡有安陸縣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冐以黄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俾侯于魯　封　向曰太祖既即位乃封緬為王方軏猶並跡也言與古者諸侯並跡而封　上　地受其茅土以立其社也俾使也

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善曰周禮曰典瑞掌玉瑞鄭玄曰人執曰瑞瑞猶符信也揚子雲解嘲曰析人之珪儋人之爵遂荒已見上　濟曰瑞猶福也析分也珪諸侯所執猶符信然與天子各執一故云分荒理也雲野即雲夢之野　雲夢澤屬安陸故言之

安

式掌儲命帝難其人善曰漢書跡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尚書禹曰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言堯帝亦以知人為難翰曰式用也緬時入為太子中庶子故云用掌儲命也儲謂儲君太子也帝難其人謂帝重之如此人難有也

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周易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 向曰允信也膺當也

協隆三善仰數四德

善曰晉中興書烈宗詔曰桓沖協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其一曰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而衆知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銑曰協合隆盛數布也三善謂事君事父事長也四德謂元亨利貞言君子行此四德以布於天下也

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

善曰漢書曰武帝戾太子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 良曰漢武帝為戾太子置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言緬贊助太子是博望苑之載有光暉也龍樓太子門以峻高也

獻替帷扆實掌喉脣善曰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帷扆帝坐也禮記曰天子負斧扆孔融張儉碑曰聖皇克亮命作喉脣　濟曰言緬侍太子獻其事可者廢其事不可者掌於帷幄扆牖之間匡諫不已喉脣謂出納言辭也扆戶牖間也替廢也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善曰東觀漢記曰樊梵字文高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翰曰奏事上書皆晨起駐車待其刻漏銜謂宣太子之言出於外也禮云王言如絲也旨意也前暉後光非止恒授善本作受　善曰周書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暉是非先後邪　向曰言前後所任皆有光暉非止與恒常百官所授同也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侍中越絕書曰吳王書闔閭始得子胥以為上

賢無異乎聖人也銑曰欲遷為天子之近職

出納惟允紱璽增華 善曰尚書帝曰龍命女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殿上稱制出則陪乘佩璽把紱增華謂自庚子而益其榮華也 良曰紬遷侍中出納天子之言也允信也侍中出則陪乘佩璽把紱增華謂自庚子而益其榮華也

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戟 翊善 納言是司 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檮戟大臨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仲熊叔豹 濟曰伊惟也帝唐堯也九官同善注

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世祖即位紬遷五兵尚書淮南子曰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馬以定法式輔弼執玉

以翼天子也翰曰自此謂自九官熊豹臨戭迄今謂至齊也其任謂上九官等諸任職也爽差也式用也贊助也權衡謂政理也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班固漢書引詩而為此瘼爾雅曰瘼病也向曰瘼病也言求下人所病者將為除之謂欲使細為吳郡太守也姑蘇輿壤任切關河善曰輿壤猶輿區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關河之重決決大邦銑曰姑蘇地名切重也都會殷負提五臣本作阜提封百萬善曰史記曰夫吳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百物殷阜薛綜注曰殷盛阜大也今為此負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臣瓚案舊說云提最凡言大舉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為內也韋昭曰積土為封限良曰都會謂人皆都會於此郡也殷大阜

盛也提封謂地之頃畝都稱也百萬言多也全趙之袨服叢臺方比為劣善曰鄒陽漢書曰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也濟曰全趙謂趙國也袨服謂美人服也叢臺趙王臺名也言趙雖盛比之吳郡其為劣也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善曰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塗人肩相摩舉袂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翰曰臨淄齊國人衆多故揮汗成雨比之吳都亦何足稱盛也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吳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太公鴻飛兗豫劉琨勸進表曰奄有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命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康曰舊名吳為東楚也向曰騫飛也東楚亦吳也謂吳經吞并楚故也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慧以字小人撫同五臣本作用上德綏用

中典善曰論語讖曰伯夷叔齊義讓龍舉千賓晉紀曰丁固父覽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勖哉夫子周書曰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敢問伯父尚書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體神妙以存化者上德也周禮曰刑平國用中典　銑曰綏安典法也疑獄得情而弗喜善曰漢書曰張湯以倪寬為獄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良曰哀其有罪宿訟兩讓而同歸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濟曰宿有爭訟不決者皆沐緬化兩讓而歸也雖春中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熈氓庶不能尚也善曰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為相號春中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滅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加之以德可以

大啓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太守吳人餓死攸到表賑貸臺不時聽攸乃輒出倉米一郡蒙濟不受禄俸唯飲吳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　翰曰春申君黄歇封江東十二縣鄧攸為吳郡守吳人餓乃發倉賑貸不取俸祿唯飲吳水一郡皆濟也封彊界也緝和熈養也祇庶百姓也

夏首藩要任重推轂　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曰夏首水口也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　向曰夏首水口名也言此處為國家藩援之要也謂將出為荆州牧也古之遣將而天子皆親為推車轂送之鎮荆州并有軍故也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衿帶咽喉尚書曰九江孔殷　銑曰殷正也言荆州以江流為之衿帶其地正當江之阻也

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　善曰衡巫三江名吳都賦曰徑路絶風雲通　良曰

衡巫二山名西通鄧鄾鄧水陸之塗三七善曰左氏傳曰鄧南鄾人杜預曰鄾鄧
今鄧鄉縣南江水之北也鄧今潁川邵陵縣西南有鄧城蜀都賦曰水陸所湊 濟曰鄧鄧邑名三七謂二千
一百里是惟形勝闔外莫先善曰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史記馮唐曰上古王者
遣將也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鄭玄禮記注曰闔門限也苦本切 翰曰闔門限也邦畿之內如
門限之內邦畿之外如門限之外也莫先者天下無先也建麾作牧明德攸在善曰蕭子
顯齊書曰緬轉郢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蕃國又曰八命作牧尚書注曰文王克明德慎罰 向曰麾旗
類也以毛為之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善曰孟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蔡母邃
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左氏傳曰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杜預曰

夏日可畏銑曰暴曬也陽日也言恩育下人如秋日之和人曬其光愛其溫也其威明又如夏日之盛人皆畏其猛也澤無不漸子盬螻蟻之穴靡遺善曰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逮尸子曰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溪亦漸之螻蟻之穴亦漸之　良曰漸入靡無也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善曰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趙岐曰容光小隙也言大明照幽微　濟曰容光小隙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善曰史記曰皋陶曰近可遠在已鄭玄曰此政由近可以及遠　翰曰其政令以近及遠先行於己而及於人也慧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材並運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恩從朔風翔淮南子曰天有八風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　向曰八風八方風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運行也遠無不

懷邇無不肅善曰阮嗣宗勸晉王牋曰遠無不服邇無不肅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榮祖遷會稽太守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若耶山中有五六老公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佗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聞當棄去故𢦤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為一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冦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五臣注同譽表六條功最萬里善曰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冤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賊為民之害及大姦猾者察犯

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脩正茂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書曰倪寛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揚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史居深門之中總萬里之統者也良曰同善注功最萬里言風化遠也**還居近侍兼饗戎秩**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還為侍中領驍騎將軍濟曰謂入為侍中兼驍騎將軍也饗當也戎秩謂武職也**侯府寄隆儲端任顯**善曰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候之官也漢書曰詹事秦官掌皇太子家翰曰侯府宿衛之官也儲端任顯謂緬為太子詹事也**東西兩晉茲選特難**向曰謂此官晉朝選人任之特難也**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善曰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道濟才術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祖

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録曰琰字瑗度安少子也爲輔國將軍距氐進號征虜左僕射領詹事　銑曰晉羊琇少與武帝同年相愛甞謂武帝曰若得天下用我爲領護軍太子詹事武帝戲許之後武帝即位琇但爲左衛將軍不得詹事故云願言匪獲也又謝琰征羌有功爲輔國將軍領太子詹事故云後至　升降二宮　五臣本作君　令績斯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中領軍太子詹事　良曰言其政善之功可待成於此時也令善績功斯此俟待也　禁旅尊嚴主器彌固　善曰蔡邕表逵碑曰乃撫京邑總齊禁旅周易曰主器者莫若長子　濟曰旅兵也尊謂天子之命嚴謂整守其所職也主器謂太子也緬爲詹事以奉太子而勤誠益固矣彌益也　禹穴神皋地埒分陝　善曰漢書曰司馬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西京賦曰實惟地之奧區神皋表嶼與曹植書曰召

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　翰曰此緬出為會稽太守也禹穴會稽山有孔穴人傳禹入此穴中臯地也其地肥沃故云神臯分陝謂陝巳東周公主之陝巳西召公主之今緬為會稽太守其地亦可與分陝之事相校埒其美也陝地名也

江左以來常遞斯任　向曰謂天子都江左巳來遞求此任也

東渚鉅　五臣本作巨

海南望秦稽　善曰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孔臯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　銑曰巨大也言會稽東渚有大海也秦望山會稽山二山之名

淵藪胥萃雈　桓

蒲攸在　善曰尚書曰今商王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左氏傳曰子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人於雈蒲之澤　良曰言會稽郡舊多盜賊淵藪大材也胥相萃聚也昔者鄭國多盜聚人雈蒲之賊也雈蒲草也攸所也言會

稽有盜亦如在於雚蒲也貨殖之民千金比屋五臣本作室　善曰漢書曰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貨者利有所并也濟曰言家家皆有千金之貨也郛壥之內雲屋萬家善曰徐幹陳情詩曰踟躕雲屋下嘯歌倚華楹屋或為甍　翰曰郛壥猶郭邑也雲屋謂高樓上及雲也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向曰言此郡多奸盜皆豪富雖刑政繁倍於常而舊土所然難以詳正使其一也南山羣盜未足云多善曰漢書曰王遵為高陵令會南山羣盜傰宗數百人為吏民害於是王鳳薦遵徵為諫議大夫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肅清蘇林曰傰音朋　銑曰漢王遵治京兆功効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横行剽刦良人遵為治二旬之間賊亂盡除言南山之盜比會稽未足云多也渤海亂繩方斯易理善曰漢書曰上以龔遂為渤海太守問曰渤海廢亂朕甚

憂之鄉欲何以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　良曰漢宣帝時渤海郡歲饑盜賊並起帝問龔遂曰何以息之遂曰臣聞理亂人猶理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繩理也　公下車數化風動神行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會稽太守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謝承後漢書曰陰脩數化二郡威教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興謝承後漢書曰威令神行征艾朔士濟曰下車初至也數布也風動神行言化無所不至也　誠恕既孚鉤距靡用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孚大信也漢書曰趙廣漢守京兆尹廣漢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及馬使對者無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問而自知以閉其術

為距也　翰曰趙廣漢為京兆尹尤善鉤距以得事情也孚信鉤置距閉靡無也言致其刑罰以閉奸路而緬為會稽誠心恕物為人明信則鉤距無用

不待赭汙之權而奸渠必翦

善曰尚書曰殲厥渠魁孔安國曰渠大也　向曰漢宣帝時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乃使張敞為京兆尹敞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敞捨其罪令捕諸賊以自贖其偷長曰今忽召詣府恐諸賊驚駭願受一署敞乃以偷長為吏遣歸假置酒其餘賊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色汙其衣吏乃坐里門出有赤色汙衣者收縛之得百人皆罪之由是清治也言緬為政不待此詐而奸惡之長必見誅翦

無假里

五臣本作黑

端之藉

而惡子咸誅

善曰歌錄曰鴈門太守行曰外行猛政內懷慈仁文武備具課民不貧移惡子姓偏著里端　銑曰同善注此云黑者蓋後人書寫之誤里端謂以法令著於里閭也藉用也惡子賊也言緬之有

德不假致法令於里端賊皆已誅也被以哀矜孚以信順善曰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良曰孚敬也南陽葦杖未足五臣本作或比其仁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人也遷南陽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土　老蒲為葦願無怪之曹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　濟曰韓詩外傳云老蒲為葦也葦杖即蒲鞭也後漢劉寬為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以蒲鞭撻之示辱而已言此蒲鞭未可比細之仁政也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善曰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為潁川化如時雨摯虞曰伋字細侯光武拜潁川太守　翰曰郭伋為潁川郡守德如時雨下人利之言細之為政雖潁川之惠無以豐也公攬轡升車牧州五臣本作川典郡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

繼有澄清天下之志蔡邕橋玄碑曰牧一州典五郡也感達民祇非待期月善曰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向曰祇神也老安少懷塗歌里詠善曰論語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銑曰歌詠其德也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善曰孫卿子曰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漢書刑法志曰鄰國望我懽若親戚芬若椒蘭　銑曰若如也人好其德音如椒蘭也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善曰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為開陽城門候後拜潁川太守老弱攀車啼號填道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齎璽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卧皆曰願復留霸期年　良曰麾旆旗之類也古者刺史行皆執物以行反謂去

官也行悲道泣謂百姓戀也　濟曰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倫將去官百姓攀車駕啼呼又侯霸為臨淮太守帝遣使徵之百姓皆遮使車或當道卧言緬之去官人有此戀皆爭道而前以請其留忘其遠路不知疲也塗道也

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　善曰漢書曰何武為兖州刺史徙京兆尹其所居亦無異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為河南太守徵入為金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到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　翰曰後漢寇恂為潁川太守又拜汝南太守後潁川盜賊百姓遮天子道願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許之故云一借之情愈漸也

方城漢池南顧莫重　五臣本作莫過

千里　善本無千里字　善曰左氏傳屈完曰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北指崤潼平塗不過七百　善曰崤二崤也雍州圖經曰潼水華陰縣界伏滔正淮論

曰壽春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里名潼水名也言山川險阻平道不過七百里也銑曰崤山**西接崤**

武關路曾不盈千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崤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王隱晉書庾翼表曰襄陽北去河洛不盈千里良曰崤武二關名不盈千里也**蠻陬**子侯**夷徼**古弔**重山萬里**善曰魏都賦曰蠻陬夷落張揖漢書注曰徼塞也以木柵水為夷狄界也魏都賦曰由重山之東阨濟曰陬聚徼居也**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四妙**邑**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漢書鼂錯上兵事曰胡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敺略畜產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方言曰略强取也翰曰蠻夷聚居時為人患俘謂生得人也畜牛馬之類剽刧也**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

時不息向曰鼓烽皆所以警候邊賊也椎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善曰史記曰攻剽椎埋掘冢皆為財用耳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也　銑曰椎埋謂劫殺人而埋之穿掘謂發冢而取物阡陌道路也慠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良曰慠慢侮欺禦止也累藩咸受其獘歷政所不能裁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　濟曰藩國也歷任為政於此者亦不能裁制也加以戎羯居謁窺窬伺我邊隙善曰朱鳳晉書曰前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羯胡劉琨勸進表曰狡寇窺窬伺國瑕隙　翰曰戎羯並夷狄名也窺窬覦也伺我邊隙謂伺候其邊疆也此謂後魏元氏時都洛陽也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馬早閉善曰魏志臧洪荅陳琳書曰秋風揚塵陌車馬首南向李陵與

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姦釁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境早閉晚開也 向曰並謂秋時備守邊疆

永明八載疆埸大駭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匈奴寇朐山左氏傳沈尹戌曰吳新有疆埸之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揚雄集上書曰候騎至甘泉京師大駭 銑曰永明武帝年號疆埸界也駭驚也言羣賊所驚亂也

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

善曰司馬遷書曰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 良曰怡悅也

揚旆漢南非公莫可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遷雍州刺史藉田賦曰九旗揚旆呂氏春秋曰漢南之國聞湯之德歸之 濟曰揚舉也旆旌旗之屬

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

善曰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于彼原隰孫子兵法曰卷甲趨利日夜不處曹植詩曰指日遄征 翰曰遄速也

威令首塗仁風

載路善曰李尤武功歌曰恩普洽威令行首塗猶首路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淑戎車首路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表宏為機對辯速宏為東郡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毛詩曰厥聲載路向曰令號令也載行也軌躅清晏車徒不擾善曰漢書音義曰躅迹也銑曰軌躅車馬跡也清晏謂道路清肅而安擾亂也牛酒日至壺漿塞陌善同良注良曰韓信破趙欲北擊燕廣武君曰當今之計不如案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也此言燕必懼而來降獻以牛酒也昔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以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小人以壺漿迎其小人也言葛伯之民喜湯來征塞陌多而滿道也謂緬行征伐而人服悅亦如此也失義犬羊其來久矣善曰漢書名目奏曰太尉掾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漢北犬羊為羣濟曰言夷狄如犬羊之畜徵

賦嚴切唯利是求善曰左氏傳晉呂相告秦秦雖與晉出入秦唯利是視又曰唯好是求翰曰謂後魏王欽賦百姓嚴切也首鼠彊界災蠹彌廣善曰漢書曰蚡謂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　音義曰首鼠一前一卻也說文曰蠹木蟲也以喻殘賊　向曰首鼠謂或前或後也蠹害也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銑曰扇舉也孚信也言行忠信之德也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善曰東觀漢記曰龐參字仲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拜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

竹馬逢迎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謝曰辛苦諸童諸小兒復送至郭門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别駕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亭須期乃往伋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五臣注同

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燉煌人也遷安定屬國都尉破薁鞬豪帥感奐恩上馬二十四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 濟注同言雖賤如羊粟亦不用也而況於貴乎靡無也

雛雉必懷豚魚不爽

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跡耳蟲不犯境此一異

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言安周易曰信及豚魚　翰曰雛雉謂後漢魯龔為中牟令仁政所致言緬之仁政雛雉必懷其德也爽差也言其有信於豚魚亦不差失也　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　善曰廣雅曰落謂村居也左氏傳曰衛遷邢于夷儀邢遷如歸也　向曰蠻夷感其仁惠皆傾其巢居部落望緬恩德而來也　椎直追髻髽側瓜首日拜門闕　善曰漢書曰尉陀魋髻箕踞淮南子曰三苗髽首　銑曰椎髻髽首蠻夷結髮之形　卉服濡塗夷歌成韻　善曰尚書曰島夷卉服蜀都賦曰夷歌成章范曄後漢書曰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白狼王唐叢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　良曰蠻夷以草為服行濡於道也各以其方樂為歌謠成其音韻也　禮義既敷威刑具舉　善曰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毛萇詩傳曰具俱也　濟曰敷布也　彊民獷古猛

俗反志遷情善曰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獷覺寤之貌劉騊駼與李子堅書曰吏民獷獷比屋為賊獷古並切　翰曰獷暴之人獷惡之俗皆沐其仁化反其本志遷情歸善也風塵不起囹圄五臣本作圄寂寞善曰東觀漢記曰祭肜為遼東太守野無風塵魏都賦曰囹圄寂寥　向曰囹圄獄也寂寞言空虛也富商野次宿秉停菑側眉反　善曰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韋藩以過於朝范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廣陵人除溫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又曰于彼菑畝毛萇曰田一歲曰菑　銑曰次舍也野舍言不遇盜也秉禾束也菑一歲田也言將豐熟宿積禾束停之於田也蝝緣蝗弗起豺虎遠跡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平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

虎相與東渡江後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四散去 良曰蝝蝗蟲之食苗者豺虎獸之害人者感緬仁德故不起為患遠跡避境也 北狄懼威關塞謐靜 濟曰北狄謂魏也謐清也 偵諜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 善曰偵伺也鄭玄周禮注曰諜賊反間為國賊者徒頰切范曄後漢書曰鮮卑冦遼東祭彤擊之虜大破不敢復窺塞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翰曰偵問也諜夷狄懼言也言夷狄恐懼相問之言不敢有東窺之意不敢南牧謂齊在南畏齊德也 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 善曰過秦論曰振長策而御宇內又曰有席卷天下之意 向曰振舉策謀也席卷謂取之如卷席之易也燕趙秦代並國名也 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 善曰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翺翔兮周章傅玄乘與馬賦曰紫蓋漂以連翩 銑曰龍駕紫蓋並天

子行也言將陪侍天子伐魏也洛陽咸陽並爲魏所都也

而遘疾彌留欻焉大漸 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 良曰遘遇也彌留謂疾病不去其身也大漸謂疾漸重將死也

耕夫釋耒桒婦下 五臣本作不 機 善曰曹植尚侯誄曰機女投杼農夫輟耕也 濟曰耒耕具言耕夫桒婦感緬之仁惠恐其將斃皆釋去作具以相驚惜

參請門衢並走羣望 善曰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 翰曰參請謂問疾也羣望謂山川所有祈祭之所也人皆並走往祈祀之以求其福望緬之疾瘳也

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霣 善曰颯然吹木葉落貌 向曰颯然謂空而無人也庶衆僚官也霣零落也言衆官如零落有所失也

男女老幼大臨去街衢接響

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善曰潘勗尚或碑曰男女老幼里號巷哭臧榮緒晉書曰羊祜薨於是街衢塗巷傳哭接音邑里相達　銑曰言舉國男女老幼哭臨於街衢其聲響相傳接而至于四遠也夷羣戎落幽遠必至向曰落謂聚居部落也望城拊膺震動邪邑並求入奉靈櫬楚吝藩司抑而弗許良曰櫬棺也　藩司府官屬也雖鄧訓致剺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為言遠有慚德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桓校尉病卒官吏民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眺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俱亦死耳尚書曰惟有懋德　翰曰晉羊祜為都督荊州罷市悲號追慕無巳言緬之初薨有過於此二君故對而言之二

君遠有愁德也神駕東還號送踰境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喪還百姓緣泝水悲泣濟曰神駕謂喪車也東還謂自荊州還江東也吏民哭送之出境也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百姓設祭於峴山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韓詩曰萬人顒顒仰天告訴周易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聚蚊成雷江衛與荀仲茂牋曰舉國顒顒歎慕盈塗號哭湍道悲泣之聲哽咽向曰人吏申祭如水之不通流也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善曰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銑曰臨危謂臨終之時審正其意不至迷亂則遺於話言也楚囊之請雖善本作惟幾而彌固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孔安國曰幾危殆良曰楚子囊伐吳還將死而遺言謂子庚必城郢謂必使楚作城於郢也君子謂子囊忠矣將死不忘衛

社稷幾謂危殆也謂緬忠於國雖至危殆其情固也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　翰曰衛大夫史魚言緬亦有是心雖身亡而意惟鬱結也二宮軫慟五臣作動遐邇同哀向曰二宮天子太子也謂常事二宮也軫隱也言惻隱而哀慟追贈侍中領五臣無領字衛將軍給

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善曰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孔安國曰麓錄也堯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尚書曰若時登庸　銑曰皇上謂明帝未即位時也麓錄庸用伊惟也言明帝納政事之辰登用惟始也　謂將欲登用為天子先試用

也允副朝瑞兼掌屯衛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漢書曰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　良曰允信也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故云兼掌屯衛也闈凶哀震感絕移時濟曰移時謂良久也因遘沈痾緜留氣序翰曰遘遇也緜留謂不絕於身也氣序謂經時也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善曰世祖武帝臧榮緒晉書賀脩戚曰日夜憂懷悚慨發憤　向曰寬喻其意使節去悲情也勉膳禁哭中使相望善曰東觀漢記曰樊脩至孝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吳志曰朱然寢疾孫權夜為不寢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　銑曰勉彊也膳食也禁止也言世祖使勸明帝彊食止哭中使相望不絕也天子私使曰中使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

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善曰毛萇詩傳曰殷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譖愬遇害上與衆會飲食笑語如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寛解上意良曰上謂明帝也皇旨謂世祖意勸愉也　濟曰御食也若此移年癯求俱瘠改貌善曰爾雅曰臞瘠也與癯同渠俱切　翰曰癯病瘠波也天倫之愛振古莫儔善曰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弟兄先後天之倫次也毛詩曰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　向曰兄弟天倫之次也昭侯與明帝兄弟也振自儔匹也及俯膺天眷入纂絶業善曰蕭子顯齊書明紀曰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爾雅曰纂繼也漢書司馬遷曰惟漢接三代絶業　銑曰謂即天子位也膺當也纂繼也言繼太祖之業而立也分命懿親台牧並建善曰尚書曰分命羲叔左

氏傳富辰曰凡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春秋漢含孳曰三公在天法三能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藩國又曰八命作牧　良曰言明帝分命近親在於台輔及方牧之任並立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善曰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濟曰繁弱弓名謂世祖崩今對弓而流涕昔黃帝升仙遺其弓而羣臣對之流涕也曲阜周公所封國名也言思昭王如望周公而含其悲改贈司徒因謚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翰曰玄言談道也鞶帨之麗篆籀直又之則善曰法言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李軌曰鞶帶帨巾也喻今之文字煩多非獨華藻

也巾帶皆文之如繡也漢書史籀音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 向曰鞶帶也帨巾也諭禮樂衣冠之美麗也篆籀皆古文之書

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

善曰毛詩序曰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八體六技韋昭曰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銑曰詩有六義字書有八體也

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

善曰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儲謂儲蓄精思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藪廣思河澤 良曰博奕之事也儲謂蓄精思也奕秋天下之善奕也言王之奕思雖奕秋之儲思無以競其巧妙也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

善曰周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幽通賦曰養流睇而猿號李虎發而石開 濟曰取睽射也養由善射流睇而猿號也睇邪視也

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善曰周易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辨亡論曰接士盡盛德之容吳志魯肅曰不失下曹從事交游士林虛懷博納幽關洞開善曰鄒潤甫為諸葛穆荅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下開戴逵棲林賦曰幽關忽其離捷玄風曖以雲頹西征賦曰胷中豁其洞開翰曰道體幽微本於閑也人皆難曉而王洞然開通至其妙理也宴語談笑情瀾不竭善曰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世說曰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向曰其情如波瀾不可竭盡也譽滿天下德冠生民善曰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干寶晉紀武帝詔曰蓋德冠生民必饗不泯之祟銑曰冠首也言其德為生人之首也蓋百代五臣本作世之

儀表千年五臣本作載之領袖曾不憖魚靳留梁摧奄及善曰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為相國參軍晉王特加器敬每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舒堂堂實曰人之領袖也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禮記曰孔子早起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良曰憖惜也梁摧謂如屋之梁棟摧折也奄及言速及也豈唯僑終蹇謝興謠輟相而已哉善曰潘岳賈充誄曰秦亡蹇叔春者不相杵史記趙良曰五羖大夫死春者不相杵史記以為五羖而云蹇叔未詳潘沈之旨濟曰僑謂子產也蹇謂蹇叔也終謝皆死也子產死鄭人興歌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此則興謠也秦相蹇叔死秦人皆輟春而思憶之相送杵聲也凡我僚舊均哀共慼翰曰

戚憂也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善曰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鄧析子曰天於人無厚也何足以言之天不能令天折之人更生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于洛棠高誘曰扶桑日所出落棠山日所入也向曰落棠山名也日所入也言其光陰不復留也思所以克播遺塵敝之穹壤善曰魏都賦曰列聖之遺慶曹植露盤頌曰敝之天壤以顯元功銑曰播布穹天壤地也言使遺塵之聲與天地同敝乃刊石圖嶽寄情銘頌也翰曰刊刻其辭曰嶽美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善曰毛詩商頌文也氏女吞鷰卵而生契契殷之先祖翰曰有娀也商則殷也蕭氏殷後故述也是開金運祚始玉筐善曰金謂殷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

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之鳴若謚謚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卵而比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燕降卵於有娀氏女吞之生契也有娀同善注故云祚始王筐也　濟曰殷以金德王故曰金運

三仁去國五曜入房

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善注房蒼神之精則周室木德而興焉　向曰三仁同

亦白其馬侯服周王

善曰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銑曰武王勝殷紂微子封於宋以奉殷金德故白其馬侯服謂為諸侯以奉周王也

本枝派別因業命氏

善曰微子之後食邑於蕭因氏焉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吳都賦曰百川派別漢書曰揚雄之

先初食菜於晉之揚因氏焉左氏傳羽父曰胙之土而命之氏　良曰本枝謂與殷同根枝如木之生焉後乃分族如水同源而分流王畿二百里地曰菜其蕭氏之先蕭叔大心因食菜於蕭命爲蕭氏焉水分流曰派也

涉徐而東義均梁徙善曰謂徙蘭陵也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縣班固高紀贊劉向曰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頌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爲豐公　翰曰蕭氏本從殷涉於徐州東居於蘭陵縣則蕭氏之地均同也言遷居之義與劉氏徙大梁移居於豐同也漢氏隨魏從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梁地名也

自茲以降懷青拖紫善曰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向曰懷拖皆衣之也青紫貴服飾也

崇基巖巖長瀾瀰瀰咨爾反　善曰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又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　銑曰巖巖高貌瀰瀰流長貌言其祖宗德

高而祚長也　惟聖造物龍飛天步　善曰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良曰造物謂利萬物也龍飛謂升帝位天步謂游於高遠至艱難也　載鼎載革有除有布　善曰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漢書音義文穎曰孛星名為除舊布新改易君上也　濟曰載則也鼎革易卦也鼎者取新之義革改也改舊之理也除其故事以布新制也　高皇赫矣仰膺乾顧　善曰曹府君陳實誄曰赫矣陳君毛詩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翰曰赫盛也膺當乾天也　景皇蒸哉實啓洪祚　善曰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羊夫人謚冢文曰光啓洪祚慶流萬國　向曰蒸君啓開洪大祚福也　喬嶽峻峙命世興賢　善曰毛詩曰崧高維岳峻極于天維岳降

神生甫及申鄭玄曰福祚興於子孫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　銑曰喬高也

應期誕德絶後先前

善曰膺五百歳之期也曹植上文帝誄表曰階青雲而誕德晉起居注安帝詔曰元功盛德超前絶後　良曰謂應五百年之期而誕生賢德後世當更無如此賢者故云絶後其賢德光於祖考故云光前也

機以成務覺在民先

善曰周易曰夫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銑曰謂先覺事機也

位非大寶爵乃上天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　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翰同善注

爰始濯纓清猷濬發

善曰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　向曰於始濯纓謂緬初入仕時也纓衣

領也猷謀濬深也升降文陛逶迤魏闕善曰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夏侯稚景福殿賦曰乃陟乎文陛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銑曰文陛天子殿階也以文石砌之逶迤行貌魏闕天子之闕惠露雲吳仁風扇越善曰陸機謝成都王牋曰慶雲惠露止於落葉良曰恩惠仁德如露之雲潤風之扇動也吳越二國名緬為吳郡會稽二太守故也涉夏踰漢政成期月善曰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涉夏水名也尚書曰適于漢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濟曰夏謂荆州漢謂襄陽緬皆曾理也用簡必從日新為盛善曰周易曰簡則易從又曰日新之謂盛德翰曰用事簡下人必易從而理日新其德是為盛美之道在上哀矜臨下莊

敬 善曰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又曰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 向曰為上則哀矜下人所不逮也莊敬恭儉禮敬也

草木不夭昆蟲得性 善曰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銑曰草木不以時不伐之禽獸不以時不殺之故不夭而得性也

我有芳蘭民胥攸詠 善曰芳蘭即上芳若椒蘭也 良曰芳蘭喻其德盛馨香胥相攸所也言人歌謠所以詠其德也

羣吏蠢蠢巖別嶂分 善曰爾雅曰蠢動也 向曰蠢蠢動貌巖嶂山也言各分別四居於山也

傾山盡落其從如雲 善曰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濟曰落謂蠻吏所聚居處也言其皆歸緬德傾盡山居而來其徒相從如雲之多也

挈妻荷子負戴成羣 善曰莊子邠人謂邠王曰挈吾妻子以從王乎

此又曰石戶之農夫負妻戴子入海也　銑曰挈**迴首**維也負戴謂負擔生資之物而來成羣言人多也**請吏曾何足云**善曰封禪書曰昆蟲闓澤迴首面內漢書曰卬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夷　翰曰漢朝南夷及卬筰之君長皆回首請吏比之於齊則漢何足可云也迴首請吏謂願歸帝命以為臣也**昔聞天道仁罔不遂**善曰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子曰仁者壽莊子曰聖也者遂於命者也　良曰罔無也遂猶輔也**彼蒼如何與山止簣**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向曰彼蒼天也與山止簣謂起土為山而未成少一簣之土而止作也言緬有開國成務之志未遂而死亦如與山止於一簣也簣土籠也**四牡方駛六龍頓轡**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頓轡喻死也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

注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延年壽也頓猶舍也　翰曰四牡謂駟馬也言將乘駟馬之駕爲國家馳使四方安静人難而日御下駐頓下其轡光陰已没謂緬死矣六龍日御也

斯民昌仰邦國殄瘁

善曰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向曰緬既死矣此下人何所仰焉殄盡瘁病也言邦國之人盡如病也

齊隕晏平行哭致禮

善曰晏子曰齊景公遊於淄晏子死公繁馹而馳自以爲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　銑曰晏子名平仲故云晏平也

趙徂昌國列邦揮涕

善曰史記曰樂毅爲燕伐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王卒燕惠王疑毅毅降趙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淄岳太宰魯公碑曰趙喪望諸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　濟曰樂毅卒於趙列國聞之皆悲泣揮涕也

況我君斯皇之介

弟善曰左氏傳伯州犂謂皇頡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良曰君斯猶此君也此君謂緬也皇謂明帝也介大也哀感徒庶慟興雲陛善曰左思七畧曰閻甲第之廣袤建雲陛之崖巀　翰曰徒庶下人也雲陛天子殿階也不言天子而云陛者不指斥言也亦言陛下也階毀留攢川汎歸軸善曰禮記曰君殯用輴攢至于上鄭玄曰攢猶叢也殯君棺以龍輴叢不題湊象椁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輁也　向曰攢謂堂中權殯之名也其毀者謂啓發其殯將歸于國也留謂留其殯處餘跡也川汎歸軸謂船載其柩以歸也以船比車故云軸也競羞野奠爭攀去轂銑曰言下人皆競進於野以申奠祭之禮爭攀去轂謂船去而攀留遵渚號追臨渡望哭善曰毛詩曰鴻飛遵渚　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喪至河南車駕臨之望哭哀慟　濟曰循其洲渚號泣而追送之也遵

猶也**無絕終古惟蘭與菊**善曰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良曰蘭菊皆草名也喻人德如此物之香不絕至於終古也**塗由帝渚朱軒靡駕**善曰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軒　翰曰帝渚謂湘江也帝堯之女娥皇女英沒於此故云　緬柩路由此水而過也言平生朱車之榮今則無此駕**東首塋園即宮長夜**善曰廣雅曰首向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禮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　向曰東首謂向東葬也即就也宮居也長夜謂墓中也**逝川無待黃金難化**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史記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　銑曰待猶停也黃金難可化為神丹以致神仙長生也　言逝者如川不停又不能化金以為長生故至死也**鍾石徒刊**

芳猷永謝善曰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以刻之金石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翰曰百官有德者刻之於石言已死矣徒為之也永長謝去也鐘即金也刊刻也

墓誌善曰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瓛取王氏女瓛辛天監元年下詔為瓛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僧儒劉氏譜曰瓛取王法施女也　向曰瓛平生與其妻道義相得終身不改志也

任彥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善曰列女傳曰老萊子逃

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女也德行甚脩鴻納之共遯逃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為事雖雜傭保之中妻每進食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慕之曹植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禮記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　銑曰老萊子婦梁鴻妻並古之賢婦人也言夫人人復有善德一與二婦人齊德也　實佐君子

簪蒿杖藜　善曰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林書曰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　翰曰簪首飾也以蒿為簪以藜為杖儉也藜蒿類也　欣欣負載在冀之畦　善曰漢書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戴相隨畦音

樵良曰言夫妻相與負戴營業之物以相隨也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相待如賓冀地名畦田隴也

居室有行亟聞五臣本作閭義讓善曰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讓故曰亟也列女傳鮑蘇妻曰如不教吾以居室之行毛詩曰女子有行左氏傳趙襄曰臣亟聞其言矣　濟曰亟數也

稟訓丹陽弘風丞相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獄晉丹陽尹悏六葉孫也然其妻王氏丞相遵之後也　向曰稟受也晉丹陽尹劉悏是獄六代祖也故獄稟受其訓焉晉丞相王遵是夫人先祖故弘其風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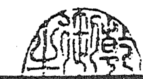
籍甚二門風流遠尚善曰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閭名聲籍甚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　銑曰二門謂劉王也

肇允才淑閭德斯諒善曰毛詩曰肇允彼桃蟲又曰窈窕淑女禮記曰內言不出於閫鄭玄曰閫門限也毛萇詩傳曰諒信也

翰曰肇始也允信也淑美也諒善也言夫人始信才美之盛而閫內之德此爲善也禮云內言不出於閫閫門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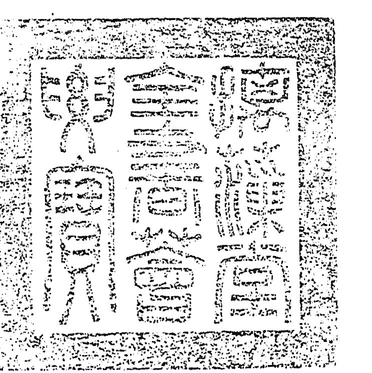
蕪沒鄭鄉寂寥楊冢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人也國相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冠之意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乜略曰揚雄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良曰孔融爲北海相爲鄭玄特立一鄉號曰鄭公鄉揚雄卒其弟子爲其起冢故云揚冢蕪沒寂寥言人死而荒涼也言劉先生之德如鄭揚二君

參差孔樹毫末成拱 善曰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五味欃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冢上之木拱矣濟曰拱合手也參差木不齊貌謂先生卒而墓樹已合拱



也暫啓荒埏長扃幽隴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氏被出今云合葬蓋嶽卒之後王氏宗合之 向曰言夫人將開先生墓而入焉則長閉於幽隴之中矣荒埏墓中道也扃開也夫貴妻尊匪爵而重善曰喪服傳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侯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翰曰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尊非為爵祿重也匪非也

文選卷五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舉人臣王會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六十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九 集部

文選卷六十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編

唐李善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注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良曰述其德行之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五臣本作庶幾　善曰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傅季友脩張良廟教曰道亞黄中照隣殆庶　向曰亞次也言道次於生知之性也照明隣近也言明近於庶幾之道也）孝始人倫忠為令德公實體（五臣本作禮）之非毁譽所至（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曰忠為令德論語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如有所譽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銑曰非人言辭所能

毀譽以天才博贍學綜該明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潘岳任府君畫讃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濟曰綜理該通也至若五臣本作乃字曲臺之禮九師之易善曰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翰曰曲臺行射禮之所也漢淮南王安者有明易者九人號九師也樂分龍趙詩析先歷齊韓善曰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臣讃曰轅固作齊詩也良曰雅琴龍氏有九十九篇趙氏七篇韓齊二家作詩而能析理也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善曰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

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向曰言竟陵王及其所未窮盡者未來集者皆復重興其事也

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劉靚方策所載靡不畢綜向曰謂上諸學校之事有一人善若無不兼理而學之

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揚史

善曰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上帝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獻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

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揚雄前代史岑比之　銑曰漢明帝時大旱御雲臺之上筮得蹇卦帝不鮮以問沛獻王輔輔上書上蹇者坎上艮下此山有承水雨即至矣果如其言又東平王蒼上書天子甚善之以問左右賢臣左右皆曰其才如揚雄史岑也

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其在竈下然豆居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良曰漢淮南王安好書天子使為離騷傳朝受詔至食時進之魏陳思王植有奇才文帝令作詩七步而成比之於王彼則蔑如也

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　善曰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荊州刺史順帝即位攸之帥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然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盱跋扈尚書曰非台小子敢行

稱亂滅榮緒晉書曰武陵王令曰荊州勢據上流將軍休之委以分陜之重　向曰跋扈畔援也上流荊州也時攸之為荊州刺史宋順帝即位起兵作亂時以荊州比陜州為分陜之望也如侯甸之服故云陜服也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盆口善曰沈約宋書曰明帝第六子燮字仲綏封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盆城又曰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　向曰二王並以攸之之亂鎮盆口也盆口江州也世祖毗贊兩藩而任總西伐善曰沈約宋書曰齊王太子奉晉熙王燮鎮尋陽之盆城　向曰時齊世祖為齊王太子輔贊二王之政西伐沈攸之亂也兩藩二王也公時從在軍銑曰從世祖在軍也鎮西府版寧朔將軍銑曰以版封受為寧朔將軍非臺署之輔也軍主南中

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善曰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為參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　翰曰軍主謂軍之中長也署主也言為軍守王法之官也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善曰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太公六韜曰雲火萬炬以防夜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　良曰雲火烽火也羽檄徵兵書也言烽火照天下如日景之照也軍書之急如風馳羽飛也謀出股肱任切書記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　向曰股肱猶左右也書記謂文學之士也遷左軍五臣本無左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向曰掌書記文學之任也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善曰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

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已死女為悅已玩恩義苟潛暢他人馬能亂為曲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承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敬重勑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　濟曰言其有大才故刀筆不足以宣其功蓋以為技也風儀體氣所以大益於人倫也銑同善注

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闕河重複

善曰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還會稽太守此蓋闕河之重複泱泱大邦　銑曰東夏

會稽郡也複阻也選衆而舉敦説斯在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左氏傳曰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　良曰選於衆官舉之為會稽太守重德悅才其在於竟陵王也敦重也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善曰左氏傳富辰曰　昔周公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　濟曰太祖高皇帝受宋順帝禪位而為天子也廣樹藩屏謂封子弟為諸侯王公以高昭韶武穆惟戚惟賢善曰西漢書韋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也音韶漢書文帝詔曰左賢右戚　向曰竟陵王於高祖為昭於武帝為穆惟辭也戚親也言其為昭穆親賢也封聞喜縣開國公食

邑千户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善曰漢書曰倪寛為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韋昭曰連最得第一也　銑曰言其為太守奏功課與諸郡相連而比其考為第一故曰連最也最第一也越人之巫覡正風而化俗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吏輙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翰曰事鬼神曰巫言越人好為淫祀以事鬼神而竟陵王理之都邑正風而人俗化一也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善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范曄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　良曰越南之俗處於谿谷篁竹之中常恃其險而竟陵王理之其酋長之徒皆感義讓之風而弃其險阻以歸其德也竹叢曰

篁失弃也邪叟忘其西昊五臣本作忘於西景龍丘狹其東皋善曰范後漢書曰劉寵拜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弃故自扶來送潘安仁楊經誄云日昊景西望于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郡尉年十九昊有龍丘萇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詞讓再三遂署義曹祭酒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　向曰邪謂若邪谿也後漢劉寵為會稽太守帝徵拜將作大匠有老叟五六人出自若邪谿人齎百錢送寵皆戀寵德義忘夕而不反西景謂日夕也言說慕德化而狹其耕農故出仕也東皋則耕農之所也

會武穆皇后崩公星言奔

波泣血千里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璣之后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子皋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銑曰星言早行侵星也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善曰禮記曾子謂子思伋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濟曰禹穴在會稽山言其從會稽而至於都也逺衣裳外除心哀内疚善曰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曰日月已竟哀不忘也稽康幽憤詩曰心焉内疚爾雅曰疚病也　翰曰逺及也疚病也謂除脫衰服也禮屈於厭烏甲降事迫於權奪善曰禮記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

情由權奪也良曰禮父在母喪服期為尊在屈厭而降之事理又迫於權宜而奪哀情使入仕也謂將授征虜將軍也而茹慼肌膚沈痛瘡鉅善曰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向曰言茹食憂苦損其肌膚沈於痛毒如瘡痛之至傷慼憂鉅至也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縗麤非隆五臣本作降殺所戒之要善曰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寢苫枕草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鄭玄禮記注曰有隆有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哭泣縗經隆殺之服哀之末翰曰樂之與禮本要在於中情豈以鐘鼓之聲縗麤之服升降以為禮樂乎隆升殺降改

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咸里内屬政非一軌俗
備五方善曰三輔黃圖曰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
居於陵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咸里
以姊為美人故也漢書秦地五方雜錯良曰漢宣帝
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天子有親姻者居之名
曰咸里言齊亦倣漢有此事内屬當族親
也言政非一法使風俗必備五方作則也公内樹寬明
外施五臣本作馳簡惠善曰馮衍説鮑永曰幸蒙危言之世
遭寬明之時臧榮緒晉書曰吳隱之
為晉陵太守
布政簡惠神皋載穆轂下以清善曰西京賦曰寔惟
地之奧區神皋漢書
谷永上疏曰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
故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書
曰楊璉為零陵太守郡境以清翰曰神皋良田也謂
都畿之内也載事也穆和也言都畿之内政事以和輦

轂之下其化之清也轂下帝都也 武帝五臣本作皇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干户濟曰如干户猶若干也蓋食邑無定户故也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翰曰是時有後魏在北而齊在江南北地皆非其所有志思北土故江南別置徐兖等州以為南州也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兖徐北兖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向曰兖青冀並在北不得至其州蓋遥授也兖徐接壤素漸河潤善曰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郭伋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 向曰素本漸及也未及下車仁聲先洽善曰漢書曰班伯為

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　銑曰下車謂初至也洽徧也

玉關靖柝北門寢扃

善曰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㰂鄭玄曰擊㰂兩木相敲行夜時也㰂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黙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駰曰齊之北門說文曰扃外關門之關　濟曰玉關塞門關名也柝謂夜擊守更木也此言後魏在北故北之匈奴玉關也靖柝謂疆界無守備也北門謂潤州為國之北門也寢扃謂除其關守也

朝旨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

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乖方過實引罰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潘岳關中詩曰岳牧虔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司徒掌邦教　翰曰朝旨天子意也董正也司主也岳牧太守也敷布興起邦國也言天子之意以正百官之主司者以太守之任為重將布起國家之政教也

方任雖重比此為輕

善曰山濤啓事曰方

任雖重比此爲輕　銑曰方任謂太守也言太守雖重比此司徒侍中之職太守為輕也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　良曰謂前兼司徒今即正授司徒即侍中如故上穆三能　五臣本作台　下敷五典　善曰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常之教　銑曰穆和也三台星名主三公位也三台星色齊則君臣和也敷布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闡玄闈以化寢鳴鍾以體國　善曰玄謂道也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放數詩曰一往縱神懷矯跡步玄闈范曄後漢書曰桓榮爲五更贊曰待問應若鳴鍾　翰曰闢開也闈門也言開正道之門以闡揚天子化也謂其雖貴

而息其擊鍾鼎食之盛以尚節儉之道以體國家之理也寢息也

翼亮孝治緝熙中教

善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司徒故曰中教　向曰翼佐也亮猶行也緝和也熙廣也言佐天子行其孝理使天下大和廣布中平之教

奪金恥訟蹊田自嘿

善曰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冠之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銑曰言竟陵王執政人皆不為爭訟蓋德化之所及也　有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得奪牛之罪重于蹊田之罪也言今蹊過於田者乃懷其義讓亦嘿然不相爭奪矣蹊道也言牛行於田以成道也

不彫其樸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翳公是賴

善曰呂氏

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雕其素高誘曰素樸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潘元茂九錫文曰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 翰曰物皆任其質樸不作雕鏤外貌如晦其內則明也倫次也繄發語之聲也繄公是賴謂政理賴得此公也

庠序肇興儀形國胄師氏之選允歸善本作師字人範善曰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形文王表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儀形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周禮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向曰謂欲以為國子祭酒也庠序國學也肇始也胄子也謂百官之子皆學於中也故曰國子也師氏周官掌教國子也允信範法也言師氏之選信歸於竟陵王以為合法則也

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

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書令善曰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書古爲八座尚書　銑曰八座謂六尚書二僕射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王隱晉書詔曰令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　良曰式用也言用是忠良之德敷奏天庭則百事於是有次序也夫國家之道互爲公私君親之義遞爲隱犯善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有諫諍之義隱謂不稱揚其過犯謂犯顔色而諫也　五臣注同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善曰國語欒共子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矣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向曰公謂竟陵王也

二極謂君親也一致謂忠孝同為一也愛敬之道同歸君親也　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善曰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　濟曰亮信猷風弘大也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善曰尚書曰淮海惟揚州地里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　銑曰揚州近淮海二水神牧五謂竟陵王治之如神明矣牧即刺史也　編户殷阜萌本作俗滋繁善曰漢書呂后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户氓　良曰編户萌俗皆百姓也殷衆阜盛也滋繁言多也　不言之化若門到户說矣善曰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户至而日見也楚辭曰衆不可户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頃

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善曰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翰曰樞機言語也絲綸天子之言也允信緝和也武皇晏駕寄深負圖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史記曰王稽謂范雎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奈何者一日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為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機如今崩殞則為晏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覩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向曰晏駕謂天子崩寄深負圖謂授命輔少帝也負圖者負託帝圖以朝百辟也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踊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善曰

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擊心爵踴鄭玄曰爵踴足不絕地也濟曰擗撫心哭也天倫兄弟也言撫心哭其兄弟號踊隕絕于地也 銑曰居喪之節如前武穆皇后之憂水漿不入口而哀心內疚 聖主嗣興地居旦奭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世祖崩太孫即位 良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武帝崩太孫即位故云嗣興地居旦奭謂如周公召公輔相成王之事 有詔策 五臣本作崇 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 善曰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 翰曰坐而論道三公之職也其貴重人尊敬之故坐而論道與百官異也舉動所為皆天下所觀其德也 地尊禮絕親賢莫貳 善曰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班固諸侯王表序

曰親親賢賢襃功表德　向曰位居尊重之地與百官禮儀隔絕則親戚賢臣皆無有二心也　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劒履上殿詵曰天子敬重其德有詔使入天子之朝不趨走讚言也不名謂不稱名百官皆不得帶劒履上殿而竟陵一人天子獨許之敬之甚也蕭傳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五臣本作矣　善曰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豨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緤與傅寬同傳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秦王柬吳王晏梁王彤皆劒履上殿入朝不趨　濟曰蕭傳謂蕭何傳說也曹真魏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入朝不趨司馬宣王得乘輿上殿今言竟陵

賢則如蕭傅親則如曹司二者公實兼之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良曰統紀也言其德之紀更欲益崇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表疏累上身沒讓存善曰王隱晉書曰武帝贈羊祜詔曰身沒讓存遺言益厲　翰曰疏表也身死而讓辭不已謂讓徐州諸軍事天不慭魚斬遺梁岳頹峻善曰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　翰曰慭且也言天不且遺其福而且亡此人如太岳頹其峻峯也梁岳太山也其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斂以袞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善曰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東園

温明秘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桶開一端漆畫懸鍾其中置尸上斂并蓋之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又曰上公九命　向曰温明秘器皆凶器也袞章龍服也九命謂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錫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言將備此禮也　銑曰大鴻臚官名也監謂監葬事也護助也太官掌食之官

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

善曰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薨上發魯相所上檄下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　向注同

豈徒舂人不相傾壥罷肆而已哉

善曰史記曰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謌謠舂者不相杵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于巷商賈哭于市農夫哭于野　五臣注同翰曰相舂人送杵聲也壥郊野也肆市也

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典

追遠尊戚沿情之所隆善曰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相沿也鄭玄注曰沿猶因述也　濟曰庸功也前王謂古先帝王之善法也追遠亡者尊其親戚蓋因情所感也令善典法沿因也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良曰謂督察諸軍之事體睿履正神監五臣本作鑒淵邈道五臣本作首冠民宗具瞻惟允善曰毛詩曰民具爾瞻　翰曰睿聖也履正謂履其正道也淵深邈遠也向曰首冠謂道德高也民宗謂天下所尊仰也具瞻望其美可謂當矣允當也肇自弱齡孝友光備善曰毛詩曰張仲孝友　銑曰肇始也弱齡謂幼年也光大也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五教克宣善曰

台曜及五教並已見上注　翰曰賛助天子令升大業也契謂王者所執也景大也　良曰燮理也台曜三台星光也主三公之位也五教五常之教也克能也

敷奏朝端百揆惟務

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尚書曰百揆時叙　濟曰揆事務美也

寄重先顧任均負圖

善曰先顧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覩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翰曰謂先帝顧命輔少君也漢武帝畫周公輔成王圖以喻霍光令相昭帝故竟陵之奉顧命任與此同也

諒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

善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向曰諒信徽美也二南謂周公召公也往哲則二南也謂周召輔成王

故與之齊美方憑保祐永翼雍熙善曰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銑曰保安祐福翼佐雍和熙廣也言國家欲憑竟陵之德安福社稷長佐天下致和平以廣政化也天不慭魚靳遺奄見薨落善曰左氏傳曰孔子卒公誄之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方言曰奄遽也尚書曰帝乃殂落良曰慭且也薨落死也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善曰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尚書曰謀及卜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卜三龜一習吉襲與習通濟曰先遠戒期謂葬日也龜謀謂卜也襲吉謂得吉日也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向曰式用也可追崇假黃鉞善曰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　翰曰假之以名非真得也黃鉞以金飾斧天子賜諸侯乃得專征伐也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

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麗綬具九錫服命之禮善曰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綠綟綬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為魏公加九錫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户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之九錫也　銑曰綟綵也綬丞相之服飾也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户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也錫賜也古者諸侯有大功必有此賜以示重賢也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

給九旒鑾輅善曰甘泉鹵簿曰游車九乘禮記曰乘鑾輅儁蒼龍輅音路　濟曰九旒旗也鑾輅車也黃屋左纛徒到轀溫輬涼車善曰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纛音導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轀輬車文穎曰如今喪轜

車　良曰此上皆天子服用之具以給之者示親重也黃屋者以黃繒為車蓋也左纛以毛牛尾為之在駕車之馬騣上致之轀輬車天子喪車名也

前後部羽葆音保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　善曰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張晏曰羽葆幢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馬　翰曰以鳥毛為幢幡者謂之羽葆也　向曰虎賁勇士名也班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劍以為儀仗也

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　善曰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薨謚曰獻詔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孚故事　翰曰晉宣帝弟謚曰獻竟陵葬禮一依孚故事

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　善曰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魯連子曰東山有松千仞無

枝非為正直無枉自然僕妾不覩其喜慍近侍莫見其傾弛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慍喜王隱晉書曰王邵為丹陽尹善禮儀操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　銑曰慍怒弛廢也言其道德遐遠故喜怒之色不可覩焉謹奉禮法故傾廢之事莫能見之也他人之善若己有之善曰尚書穆公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民之不臧公實五臣本作實公貽恥善曰尸子曰見人有過則如己有過虞氏之盛德也　向曰臧善也貽猶有也誘接恂恂降以顏色善曰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之貌　濟曰進納賢良則和悅而下其顏色也誘進也恂恂和悅貌降下也方於事上好下規己善曰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接已此一反也　翰曰方正也言以正道事上也每所為事不善者好下人作規諫

於己也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善曰左傳叔向曰齊桓施舍不倦求善不厭　向曰殖猶資也帝子儲季令行禁止善曰文子曰夫抱順效誠者令行禁止　銑曰竟陵王武帝子故曰帝子皇太子弟故曰儲季國網天憲置諸掌握善曰范曄後漢書劉陶曰令權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淮南子曰執節於掌握之間　良曰置致也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善曰東觀漢記曰袁安為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贓罪鞠人常嘆曰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　向曰鞠問也錮執也言人有輕刑者寬而不問議人罪名不執其重科蓋仁人也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為理屈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翰曰以辭早屈之則非意不能相干也

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東觀漢記鄧惲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華袞與緼緒張呂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善曰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華袞猶朱其紱韓詩子路曰曾子褐衣緼緒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梲包咸曰節者栭刻鏤為山梲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聖主得賢臣頌曰長於蓬茨之下　銑曰言齊其貴賤好惡也華袞三公服也緼緒貧賤服也山藻華屋也蓬茨草屋也逸樂也俱皆也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少好事博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息四體之役　向曰後漢仲長統常論曰使有良田廣宅臨川溝水足以息四體之役也言竟陵王志願此事嘗有此言故云符

仲長之言也

卭山洛水協應叟之志

五臣本作性　善曰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闕之西南臨洛水北據卭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　濟曰叟老也應老謂璩應璩與程文信書云南臨洛水北據卭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言竟陵王亦合此信也協合也

丘園東國鎦銖軒冕

善曰以東國若丘園輕軒冕猶鎦銖者鄭玄曰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鎦銖矣　良曰東國魯也謂周公所封以之為大也八兩為鎦十累為銖皆言輕也見東國如丘園之小視軒冕若鎦銖之輕欲退靜山居為重也

乃依

五臣本作仍

林構宇傍巖拓架

翰曰拓開險隘之處以架屋也

清猨與壺人爭旦緹

提

幙與素瀨交輝

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明月照緹幕楚辭曰戲疾瀨之素水　銑曰清猨謂猨鳴聲清也壺人壺刻漏人也夜作聲以候

曉也言山中猨與刻漏之人俱有聲若相争而候其曉也緹赤繒以為幙裏者言張設於水與素波交映為光輝也瀨波也

置之虚室人野何辨

善曰莊子曰虚室生白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殷仲文入剡詩曰野人雖云隔超悟必有比　向曰置此小山中虚室則貴人與野人何所分辨蓋一理也

高人何點躡屩於鍾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何點字子晳廬江人也隱居東離門下望之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屩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虬字虗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荆州牧辟虬為别駕遺書禮請虬脩

牋荅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荅書後以江陵沙洲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風素憑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干寶晉紀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濟曰何點皆當時賢人隱居者躡步也屩草鞋也鍾阿鍾山也竟陵王遺何點嵇叔夜酒杯徐景之酒鎗故云古人之服謂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為荆州牧辟劉虬虬以書荅不應辟故云獻書也衡山虬所居也自衡山作書以獻於王後豫章王命竟陵王作書與虬致以殊禮徵士謂德高徵而不就皆曰徵士也

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善曰戰國策曰先生王叔造門欲見於齊宣王宣王使謁者迎入王叔曰叔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叔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

乃知大春屈己五王君大降節善本有於字憲后致

之有由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范曄後漢書井丹字大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設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茍恁字君大雁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恁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奉驃騎辟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良曰憲后即獻王也致之有由言雖隱逸致而用之必有所由也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向曰言山居四時有所序述之文文

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

即皇帝位追尊為文皇帝山濤啓事曰保傅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克己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尚之人亦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銑曰謂文帝未即位時養德於東宮也同符契於作者之列有所述焉

爰造九言實該百行

善曰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德言賢言親言善言靜言昭言真言節言義孔藏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翰曰文皇帝著九言之書一曰言德二曰言親三曰言賢四曰言生五曰言善六曰言靜七曰言昭八曰言節九曰言義此書實可以通人之百行也該通也

導

善本作導字

衿褵

离

於未萌申烱

古永

戒於茲日

善曰衿褵施衿結褵也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幃也幽通賦曰既訊爾以吉象又申之以烱戒　向曰導

法也禱帶也烱明也言書之可為法則佩於衿帶以慎未萌又可申為明戒行於今世也非直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注解銑曰謂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千載之遇亦萬世已去有此一時之美故命竟陵王注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善曰竟陵王集云衛將軍王儉為九言序贊山宇初構超然獨往善曰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世濟曰謂上依林九言之序也傍巖所構屋宇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也善曰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思玄賦曰尚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劉琨曰

神爽忽然若已之侍對也　良曰顧山中屋宇而言也
死者可歸謂自古賢聖既死矣可復生乎言不可也誰
與入室謂無賢聖與共入此室則想前賢良
之人欲畫之於室使若魂神與我相對也　乃命畫工
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　翰曰
緬遠也淑美也　匹婦之操亦有取焉　向曰列女亦圖畫也　有容游梁朝者
從容而進　銑曰梁朝謂梁孝王好賢今假設有客游梁朝者以發後詞　曰未見好德
愚竊惑焉即命刋削投杖不暇　善曰論語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禮記
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曰天乎予之
無罪曾子怒曰喪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
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　濟曰言畫列女似好色
不好德而游梁之客譏之云愚竊惑焉竟陵聞過將遷

即命使除削列女之圖也曾子言子夏之過子夏投杖而拜之悟過也言竟陵王知過投杖不服言急而忘投也投弃也杖謂所拄之杖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騄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善曰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易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翰曰驥騄良馬也聽受人言恐有一失差於千里謂去於所言遠也所五臣本作乃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善曰李尤集序曰尤好為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向曰謂門階戶席言作箴寄情於物垂示於人所訓戒也先是震於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脩以記吾過且令戒五臣本作誡懼不

怠善曰左氏傳曰震夷伯廟罪之弔屈原曰逢時不祥杜預左氏傳注曰葺覆也左氏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翰曰震謂霹靂也外寢外屋也匠者謂占禍福人也治葺謂脩治也譴謂遣告其有罪也怠慢也言人勸脩所震之室公將記過且為誡懼也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善曰王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人能虛已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良曰虛其已心以受人言常受之不足也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善曰左氏傳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若味滋美之味也藥石謂忠言益于人如藥石之除疾信必由中貌無外悅善曰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濟曰中謂中心也言信人忠言實由中心也凡受人忠言者則外貌雖悅而中心實怒故

此無外悅者真性悅也

貴而好禮怡寄典墳

善曰論語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讀三墳五典 向曰怡樂也

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

善曰孫卿子曰是謂以已為物役尚書曰禹曰予思日孜孜又曰無怠無荒 翰曰物役謂從王事也孜孜勤貌謂雖役從王事勤而好道無懈怠也

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

善曰淨住序云遺教經云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叉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叉滅則我法滅是故衆僧於望海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絜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善提善根如是脩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 向曰又撰集四部書以甲乙丙丁次之述略佛教以為子史之書淨住

子謂佛教也

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善曰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成一家言揚雄方言曰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者張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銑曰此言書傳之後世如日月懸於天永不朽也

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　良曰洙泗水名孔子講教之處迦維佛國名言能弘大孔子之風闡釋迦之化也

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殯之請至誠懇惻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論語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

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 翰曰衛大夫史魚病將卒同善注是為黜殯也言竟陵將死此請亦懃懇而惻痛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濟曰言豈古人所謂立言不朽者歟蓋易名立謚典請遵奉古人之盛烈

弔文

弔屈原文一首 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五臣本無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善曰韋昭曰謫譴也字林曰丈厄切良曰謫責也言誼非罪被責出於長沙遠國也意不自得謂不得志也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向曰汨羅水名誼追傷之因以善本無以字自喻其辭曰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王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善曰張晏曰恭敬也越絶書曰胥歌曰俟罪斯國志願得兮　翰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琴操伍子恭承嘉惠謂承天子之命也俟待也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善曰韋昭曰皆水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水在焉汨音覓列子曰吾側聞之言至湘水託流而弔　銑曰造就也湘水名汨羅水流入湘川故就託此水而弔之先生即屈原也遭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善曰張晏曰讒言罔極罔極言無中正周書文王曰惟世罔極汝尚助予　濟曰言遭當世讒邪之人無極乃喪隕其身罔猶無也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翺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善曰胡廣曰闒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翺翔之用而反尊顯為諂諛得志於世也字林曰闒茸不肖也　翰

闒合上茸如勇

曰鸞鳳喻賢人也鴟梟惡鳥也諭讒人也竄藏也良曰闒茸皆小人也言小人為尊重之位讒邪諂諛之人皆得志在朝也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善曰胡廣曰逆曳不得順道而行也倒植者賢不肖顛倒易位也植史記音位銑曰逆曳謂不得順其正道也賢良方正之士皆在草澤小人在位故云倒植也

世謂隨夷為溷胡本兮謂跖之石蹻居略為廉善曰服虔曰啟之賢士卞隨也韋昭曰夷伯夷也溷濁也史記隨字作伯李奇曰跖魯之盜跖蹻楚之莊蹻向曰卞隨伯夷皆古之貞介士也盜跖莊蹻皆盜賊之人也言人皆反以貞介為溷濁盜賊為廉清者喻弃賢用不肖

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息廉反善曰吳越春秋曰干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劍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漢書音義曰銛徼謂利也翰曰莫邪神劍名也

鉛錫也銛利也言君賤賢用不肖以神劒為鈍以錫刀為利也

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

善曰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鄧展曰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毛詩曰吁嗟鳩兮　濟曰默默失意貌生謂屈生也屈生無故有此禍也

斡棄周鼎寶康瓠兮

善曰如淳曰斡轉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甈李巡曰大瓠瓢也甈丘列切　翰曰斡轉也周有九州之鼎言大鼎也康瓠瓜也言時君棄賢用不肖亦猶轉棄大鼎之器而寶其瓠瓜也

騰駕罷

五臣本作疲

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

善曰戰國策汗明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　良曰騰奔也言御車者但奔駕其疲敝之牛乘其蹇跛之驢使良馬駕鹽車亦猶賢人在野小人在位驥良馬也

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

善曰冠當加首而以薦屨倒上為下故漸

不可久也儀禮曰士冠章甫殷道也銑曰章甫冠也薦藉也冠之在上履之在下章甫薦履者謂以冠踐藉於足以履之也喻賢在下此為亂之漸也其國不可久居之

嗟苦五臣本作若**先生獨離此咎兮訊**信**曰已矣**善曰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屈原遇此難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竟亂辭也　向曰訊告也此總告前意亦如亂曰之類也已止也言止矣不可咨嗟之意也

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濟曰國謂君也言君既不知我心獨聚憂思誰與語事者也壹鬱謂聚憂也

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善曰張晏曰史記音漂匹遥切翰曰漂漂高飛貌逝往也

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昧**深潛以自珍**善曰張晏曰音義曰襲覆也猶言察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張晏曰沕潛藏也　向曰襲猶察也

言察於神龍則知藏於深淵之處可以自珍寶也言君子在亂世可以隱也偭面蟂古堯獺他葛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質螾音引善曰應劭曰蟂獺水蟲害魚者偭背也韋昭曰蝦蝦蟇蛭水蟲食魚者也螾丘螾也偭然自絕於蟂獺況從蝦與蛭螾也蝦音遐　銑曰偭殊也蟂獺水蟲食魚者蝦蝦蟇也蛭螾皆水蟲也言神龍之德且殊於蟂獺以隱處於深淵之中豈復隨從其小蟲也君子但避亂世以隱居不可與小人從仕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善曰莊子曰宣尼見蜮丘之將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郭象曰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　翰曰騏驥良馬也言君子之德遠避濁世則如良馬見係絆而羈束也及其用之乃騁千里之道其不用與犬羊之才無異也般五臣作盤紛

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般久也紛亂也應劭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搆讒意也揵為舍人爾雅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不逝之故罹此咎　善曰言般桓不去離此尤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也良曰言屈生盤桓於亂時不能避去遂及此罪亦屈生自為之故也盤桓不進貌紛亂離及尤罪也夫子謂屈生也歷九州而相其君五臣本無其兮何必懷此都也善曰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遭放逐向曰言天下之君皆可輔相何必懷思此楚都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遥增擊五臣本作搖增翮而去之善曰如淳曰鳳皇曾擊九千里絶雲氣遥遠也增高高上飛意也鄭玄曰擊音攻擊之擊李奇曰遥遠也增益也史記擊字作

翮文子曰鳳皇飛千仞莫之能致也禮記曰德輝動乎內險徼謂輕為徼徼祥也　銑曰鳳皇喻賢人也言鳳皇高飛下覽有聖人之德者乃下而見於時也賢人亦擇明君乃事也千仞言髙也　翰曰細德猶無德也言見時君無德左右姧險恣為徼祥則揺舉羽翮而去也增舉也

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

善曰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莊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也　良曰汙瀆謂小池水也吞舟巨魚謂大魚腹中可容船也言小池水之中不能容吞舟之魚暗君亦不能用賢也

横江湖之鱣五臣本作鯨鱏音淫兮固五臣本作故將制於螻蟻

五臣本作蟻螻　善曰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横鱣鯨於洿瀆必為螻蟻所見制以況小朝主闇不容受忠迕之言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也鱣或作鱏史記鱣張連切鱏音尋

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 向曰鱓鯨亦大魚也以喻賢人螻蟻小蟲以喻讒佞人也言大魚橫於江湖之中一朝失勢止於平陸而螻蟻所制蓋賢者失位遇讒佞之所害

弔魏武帝文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善曰毛詩曰嘯歌傷懷客曰翰曰假設客言以發意也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善曰

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人生于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是以臨喪殯而復悲覩陳根而絶哭善曰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向曰臨見其喪殯之所則必悲哀也今乃五臣本無乃字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銑曰以為世異時遠不可致情今之傷心是與哀於無情之地矣自魏武至機方百年故言也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良曰言機空知事未識人情亦可無之機荅之曰五臣本無此一句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壞亦云數而已矣善曰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

蝕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　向曰日月歲凡十二交會而後分當此交會之際日月相掩故蝕也　銑曰山之崩倒謂年代積遠其土朽故也　濟曰言日蝕山崩亦自然運數而已

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　善曰尚書曰高明柔克高明謂日月也　良曰日月在天故高明不免卑濁之累謂蝕也

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　善曰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山為麓沙山名無崩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　翰曰山止於地而不動故常安也終嬰傾離之患謂崩也

夫以廻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左廻

天唐獨坐謂中官左棺唐衡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向曰形骸內性命也言壯力亦不能起死者之命也迴天倒日力壯也

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

善曰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呂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許慎淮南子注曰魏闕王之闕也　銑曰夷平也魏闕天子闕也

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

善曰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畀余也　濟曰上下謂天地言功雖至于天地者其死則藏之於小木之中也區區小也木棺也

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

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諺曰蕞爾之國杜預注曰蕞爾小貌也　良曰言德聲雖光明徧於四外者死則掩翳

乎狹小之土也表外也蕞爾小貌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翰曰弱情謂疾病也哀志謂將死也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善曰筭計謀也迹功業也思玄賦曰蓋遠跡以飛聲　向曰長筭遠跡謂平生謀長遠之事也短日促路生命窮盡也嗚呼

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銑曰特獨也瞽史掌日蝕之官黔黎百姓也言豈獨日蝕山崩可為變異之怪乎則人命亦可傷也觀其所以顧命家嗣

貽謀四子善曰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爾雅曰冢大也左氏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故曰冢子謂文帝也毛詩曰貽厥孫謀　良曰謂觀武帝臨終顧命於太子使其嗣位遺謀於四子也冢嗣長子也貽遺也四子謂丕植彪章也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

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
當效也翰曰武帝自謂四子云吾在軍中所持法皆是也當依而行之至於有小忿怒及大過失汝等勿學我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善曰聲類曰讜善也　濟曰讜正也持姬女而
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善曰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已下四王也太祖崩文帝受禪封母弟彰為中年王植為雍丘王庶弟彪為白馬王又封文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名位矣　向曰持執也姬衆妾之揔名也女武帝有小女後為高城公主豹武帝小男名豹時年五歲後封沛王武帝臨死時執此孩幼以示四子云此以累重汝輩因下泣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

愛子託人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列子相室謂東門吾曰公之愛子也銑曰愛子則豹也託人謂託於四子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善曰言人命盡而神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翰曰性命同歸乎盡滅者則無餘勢也而得乎亡沒者無有存其威神者謂武帝平生威勢一朝已盡而無威也然而婉孌力婉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善曰班固漢書哀紀述曰婉孌董公力婉切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緜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銑曰婉孌從順貌綢繆相親貌幾近也密猶細也言遺令於房闥家人則近於細碎也又曰吾婕妤妓人皆五臣本無皆字著陟略銅爵五臣本作雀臺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

臺良曰著置也武帝又有遺令云使妓人置歌樂於臺上銅雀臺名於臺堂上施八尺牀五臣本作六尺牀張善本無張字繐歲帳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向曰繐細布而疏者以為靈帳之裙朝晡上五臣本作設脯糒之屬善曰漢書東方朔曰乾肉為脯方武切說文曰糒乾飯也蒲秘切濟曰脯日晚時也糒乾飯也皆著於靈帳之前以祭焉月朝十五日善本無日字輒向帳作妓翰曰月朝一月也十五謂十五日也妓樂也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向曰汝等謂四子也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善曰舍中謂衆妾衆妾既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之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組連以珠銑曰諸舍中謂

衆妾無所為者令學作履賣之組者以綵色飾之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陟略藏中良曰綬綵為之以貫玉佩也藏猶櫝中藏也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善曰令衣裘別為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為吝而虧廉違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翰曰既而武帝崩兄弟盡分其物也向曰言亡人本可以勿求謂不可衣裳別為一藏也既有求則存者可以勿違令也令武帝有求是一傷也而四子違而竟分是兩傷也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去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善曰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行之所穢

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用其愛故可悲也尸子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也無擇今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 翰曰人所愛者生也人理有死故必失生 銑曰人所惡者死也人生有涯故必得死矣 翰曰雖智惠安能去死雖平生有威力身從沒化安能固全其愛乎

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

善曰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 良曰前識謂達人也罕希也言愛惡之事難保則達人不用心謀之聖人希能言及也

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

善曰慎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 翰曰皆賢俊所不宜行之故可廢之也

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善曰白虎通曰天子崩臣子哀痛憤懣

接皇漢之末緒値王塗之多違善曰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答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蔡邕釋誨曰王途壞人極弛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　向曰緒業也塗道也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善曰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愁曰懿神龍之淵潛竢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　銑曰佇待重深也育鱗謂潛龍也慶雲瑞雲也遐遠也言魏武待時育德乃撫拂於雲天而飛也言天命相感有如龍雲也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祭公謀父弈世載德載猶行也　翰曰載行也摧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善曰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勍彊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　向曰電擊

言如電之威也勍彊也如遺謂擊彊敵如拾遺於地言易也**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善曰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也　良曰八極天下也略取也翦謂除翦暴亂也綏安也言天下可手指麾而遠取之除翦暴亂而後安百姓**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范曄後漢書曰梁太后詔曰周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　翰曰釐理也三才天地人事也禁闈謂天地之闈元氣閉塞如禁門之不通而武帝皆開之啓開闈門也**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善曰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　濟曰漢末政大亂禮樂崩壞而武帝舉脩法網將絕復理且國家之政猶音聲也若音之失調則亂也故武帝又繼大音之樂調者復致大平紀理紐繼解失徽調也**掃雲物以**

貞觀要萬塗而來歸 善曰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周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已也 翰曰言掃除羣凶以致天下清平之理使天下殊塗而來歸其德焉雲物喻羣凶貞觀猶清平也要猶使也萬塗猶殊塗也 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爲帝異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宏普也 善曰向曰宏普也 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 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 輔臣股肱毛詩曰奄有九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厭 翰曰濟成元大也九有謂天下也言能成功於天下則舉一世所推其高德也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 善曰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 向曰造成臻至也 將覆簣於浚谷

擠子計為山乎九天善曰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擠墜也孫子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銑曰將覆簣為山於深谷之中謂立大業也為山將至九天忽山顛謂大功既成而死矣覆簣謂盛土以覆之將為山也浚深也擠墜也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善曰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又曰研喻思慮也良曰凡事至於窮理盡性則非長計所能研精而知也謂死生事在其中而無定也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濟曰臨川有悲謂逝者不息如流是可悲矣良材之人於國如屋有梁今死矣如梁木之顛墜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善曰

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翰曰言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得病是大命之患也三八謂二十四也鄭

雖光昭於曩載將税駕於此年

善曰史記李斯曰當今可猶患也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税駕也法言曰仲尼税駕者也李範曰税舍也　向曰税捨也捨駕言死也

惟降神之縣邈眇千載而遠期

善曰降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惟嶽降神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者也　銑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縣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

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

善曰茲此也此太祖也論語曰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禄方茲始春秋孔演圖曰靈符滋液以類相感　良曰信此神武

之道未喪故武帝當靈應之符在此也膺常也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漢書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　濟曰文昌殿名言受王位於文昌殿故云龍飛也當受命時非武帝心所悅欲之蓋天命也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固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行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陽　翰曰西夏謂劉備也鞠養也旅衆也泝度也舉旗謂戰也言憤見劉備練兵養衆圖中國乃度秦川而與戰也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善曰毛詩曰宅是鎬京荅賔戲曰周望兆勲於渭濱尚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

豫公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 向曰踰過也鎬京長安也不豫謂有疾也渭濱亦長安城也疑謂病甚也言伐劉備過長安乃得病卻至長安城而病甚重也 銑曰翌明也成災謂疾甚重也言遇疾之時冀明日乃瘳何至四十日而甚重也彌甚也

詠歸塗以反旆

登崤澠而朅去謁**來**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廻復漢書王莽冊命王尋曰崤澠之險東向鄭衛新序大臣曰洛陽西有崤澠恩玄賦曰廻志朅來從玄謀 濟曰言疾病既甚言尋歸塗以反旆也崤澠二山名朅來言歸去來也旆旗之屬也

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尚書曰東至於洛汭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尚書曰帝念哉 翰曰次至也洛汭東都也大漸謂病重將死也念哉戒令也臨終

留顧六軍之士戒誓無有二心也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善曰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向曰伊惟也赫奕盛貌寔實也言實終古所難有也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善曰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田巴與馮行書曰欲摇太山而盪北海銑曰先天謂威勢為天下所先而才德蓋偏於當世盪動也言勇氣一鼓動海拔山也戹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良曰奚何也殘殺也言雖險必濟也雖彊必殺也每因禍以提善本作禔福亦踐危而必安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說文曰禔安也時移切濟曰提猶致也言行征伐則為禍也誅暴亂以安百姓是為致福也雖陟踐危險其志如安憂國之深也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

善曰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噤巨蔭切　翰曰迄至也
蒙眛謂疾重不曉事也噤閉謂不開口也言至此疾重
之時慮其閉口則無遺令之端也　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　善曰鶡冠
子曰從祀委命　鵩鳥賦曰縱軀委命論語子曰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　向曰委弃身命以待死終痛沒此世
而永言後事有所悲泣也　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積歎　平聲銑曰積歎謂悲
思隕絶也　追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　平聲善曰楚辭曰我營魄而登遐老
子曰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經護為營形氣為魄　良
曰迨及也營魂也音翰謂作遺令也言及魂魄未離其
形體假借餘息之氣以作遺令也　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麄賄焉　善曰
孟子曰嚬蹙而言嚬蹙謂人嚬眉蹙顣憂貌也漼涕泣
垂貌　濟曰姬女小女也季豹小男也嚬瘁謂蹙眉而

憂也淮深悲貌謂遺囑於四子也氣衝襟以嗚咽五臣本作嗚呼涕垂睫而汍

瀾善曰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淚承睫涕出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雚瀾臣瓚曰雚瀾涕泣闌干也雚與汍古今字同　翰曰嗚呼謂悲多不得言也汍瀾淚疾流貌違率土以靜善本作請寐戢彌天乎五臣本作以一棺善曰毛詩曰率土之濱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毛萇詩傳曰戢聚也彌天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淮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之土　向曰言其違棄天下以死也乃戢斂彌天之大德於棺之中也率土猶天下也靜寐猶死也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銑曰咨嗟宏大峻高邈遠允信也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善曰穀梁傳曰

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也　良曰恤憂也肇初也言臨死始有抑揚之氣援貞吝以惎渠記悔雖在我而不臧善曰言為履組及分香令藏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教為可悔之行也周易曰自邑告命貞吝毛詩曰何用不臧　濟曰援引也貞正也惎教也臧善也言引其正道吝悔之事以教其四子不善者則可改悔雖已身亦為不善也謂上孱所云吾小忿大過不當效者是也惜內顧之纓綿恨末命之微詳善曰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彥升書曰纓綿惠好庶躡高蹤尚書曰道揚末命也　翰曰內顧家事也纓綿親密也微細也詳悉也此機言武帝之德甚高但惜其臨終下節乃於姬妾親密遺令細碎詳述之甚也紆廣念五臣本作家人於履組向曰謂遺令云學作履組賣之也塵清慮於餘香銑曰謂遺令云餘香分與諸夫人結遺情之五臣

本作於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善曰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淑女漢書郊祀歌曰神之出排玉房　良曰法服謂平生衣服也窈窕美人貌玉房即銅雀臺上以玉飾也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善曰禮記曰孔子謂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說文曰倡樂也謂作伎人也　濟曰宣布也備物謂平生所用物也虛器言虛設終不見用也倡女樂也即向帳作妓之事也矯慼五臣本作慼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善曰家語曰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子曰慼容稱其服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　翰曰此謂衆妓妾奏樂不見君王故憂悲也矯舉也慼憂也赴節謂赴曲之節會也薦進也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善曰言服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

亡也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入廟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向曰言物之雖微必有長存者人體雖有思惠無不亡也 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 善曰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曰忽縹眇以響像孫卿子曰下和上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 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 善曰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聲咸已翳沒影響故亦必藏也鶡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聲也銑曰形翳則景滅聲沒則音藏音響景影也 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 良曰徽調也糒乾飯也言雖進脯糒誰復嘗而食之 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 善曰毛詩曰殷土茫茫濟曰悼痛也茫茫草木貌 登爵 五臣本作雀 臺而羣悲眝 直呂 美目其何望 平聲 善曰字林曰眝長眙也博雅

曰盻視也盻與盼同毛詩曰美目盼兮　翰曰張目
視曰盻言美人張目遠視終不見君王是亦何望也　既
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　平聲協韻　善曰禮繁則
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
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禮宋均曰簡猶
闕也漢書劉向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曰因
其俗簡其禮也　向曰機言我望古人奢華
以為遺累信可以簡略於禮而尚薄葬也　彼裘紱於
何有貽塵謗於後王　善曰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空遺
塵謗而及後王　銑曰謂遺令云
吾衣裘別為一藏後為四子所分終亦　嗟大戀之所存
何有也乃遺塵黷之謗於後世帝王也
故雖哲而不忘　善曰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聖亦不
能忘故可嗟也　良曰嗟其大戀愛所
在心者雖賢哲之　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士不能忘情也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 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壍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濟同善注

東府掘城北壍入文餘 善曰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任先舍故俗稱東府 得古冢上無封城不用塼甓 步覓反 善曰毛萇詩傳曰甓瓴甋也今謂之塼 翰曰封界也域牆也 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 善曰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

高誘曰棺題曰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善曰禮記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善曰說文曰棖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為棖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　銑曰應手即破如灰滅也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善曰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　良曰五銖謂上有五銖字蓋漢朝所用也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胡隔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善曰爾雅曰瓠棲瓣說文曰瓣瓜中實也白莧切一作瓣字音練瓣與練字通　濟曰瓜瓣謂瓜中子與肉心也　翰曰出散在棺外也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

者改埋於東岡向曰公謂彭城王也城者謂築城人也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冥漠君五臣本無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録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銑曰旅衆也版築謂牆版築杵也司主也窮泉為塹聚壤成基良曰窮泉言深也壤熟土也一椰既啓雙棺在兹捨畚本悽愴縱鍤漣洏善本作而善曰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揭杜預曰畚蕢籠也揭居局切爾雅曰鍬謂之鍤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傳注曰而語助也濟曰畚土籠也鍤鍬也漣洏流淚也蜀靈已毀

塗車既摧善曰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　翰曰芻草也言束草為人馬也塗車以塗為車即明器也　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烏浪或醯醢善曰爾雅曰盎謂之缶又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海說文曰醯酸也呼蹄切　向曰几筵墓中所設靈座也糜爛腐朽也俎豆皆食器也盎瓦器也醢肉醬也醯醋也　蕪傳餘節瓜表遺五臣本作餘犀善曰爾雅曰瓠犀瓣說文曰瓣瓜中實也白莧切　銑曰犀瓜瓣也　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為壽為夭寧顯寧晦銘誌堙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善曰寡婦賦曰潛靈邈其不反　良曰今時人誰為子後嗣曩古之人誰為子之先祖　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

斯齊善曰毛詩曰百堵皆興濟曰七尺曰仞五版曰堵皆謂墻高下長短墉不可轉塹不可廻翰曰墉牆也言牆塹既作不可曲轉以廻避此冢也黃腸既毀便房已頹循題興念撫俑五臣本作櫬增哀善曰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便房塚壙中室也埤蒼曰俑木送人葬也餘腫切俑或為偶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苟切向曰以栢木黃心累在棺外謂之黃腸也房墓中室也題棺兩頭也櫬棺也射聲垂仁廣漢流渥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故不得埋掩褒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

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縣葬埋由是即絶也祠骸府阿掩骼格城曲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曰骨枯曰骼音格　良曰祠祭也府東府也阿亦曲也骸骼並骨也掩藏也仰羨古風為君改卜善曰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濟曰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此為古風也謂卜改葬也輪移北隍窀穸五臣本作穸窆東麓善曰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子曰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穸葬下棺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　濟曰輪葬車之輪也隍城池也穸窆墓中埏道山足曰麓壙即新營棺仍舊木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壙謂冢中也棺或為遂非也　向曰壙墓也合葬非古周公所存善曰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自周公已來未之有也　銑曰言夫婦合葬非古

有也自周公來存此禮也以敬遵昔義還祔雙魂善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　良曰祔合也本有二棺今還合雙魂而葬也酒以兩壺牲以特豚濟曰特一也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哀哉五臣本無此一句　善曰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李康髑髏賦曰幽蒐髣髴忽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牲尊用犧象也許宜切　翰曰畫牛於樽故云犧樽也

祭屈原文一首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之為始平太守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劭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向注同

維有宋五年月日銑曰少帝即位之五年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曰善曰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恭承帝命建旟舊楚善曰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旟鄭玄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　良曰旟旗幡之流也以鳥毛為之刺史則建之行則引之於前湘州蓋舊楚地也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善曰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壅又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　濟曰屈生懷沙石自沈於汨羅之水離騷經云遺余珮兮澧浦遺即弃捐也弭節羅潭艤舟汨渚善曰楚辭曰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江亭長艤船待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　翰曰弭節謂止駕也艤舟謂船附岸羅潭汨渚屈生自沈處也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

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善曰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向曰戶曹掾三閭大夫並官名蘭薰而摧玉縝五臣本作貞則折善曰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芬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縝密以栗智也鄭玄曰縝緻也銑曰蘭以香人好而採故多摧也玉以貞白人皆寶而琢故有折者人有才識亦亡身之本物忌堅芳人諱明絜善曰堅芳即玉及蘭劉熙孟子注曰白玉之性堅蔡邕度尚碑曰明絜鮮白珪良曰明絜謂忠直也曰若先生逢辰之缺善曰賈誼弔屈原曰嗟若先生獨離此咎楚辭曰悼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匡攘濟曰先生謂屈原也辰時也謂逢時君之道缺也溫風怠時飛霜急節善曰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溫風至京

房占曰三月建辰風衰急桓麟七説曰飛霜厲其末猋風激其崖　翰曰温風所以養萬物而及於時也喻君以養人及時也飛霜之積至於堅冰喻讒言積乃見弃逐急節謂温風忽然已變至於飛霜之時言政令苛急也

嬴芊弭遘紛昭懷不端　善曰嬴秦姓芊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絶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此屬太保之任也　向曰嬴秦也芊楚也是時秦昭王楚懷王遘紛為亂君道不正弃逐賢能也紛亂端正也

謀折儀尚貞蔑椒蘭　善曰史記曰楚懷王既絀屈平秦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問子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辭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毁之楚辭曰椒專佞以慢諂兮極又欲充夫佩幃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為

可恃兮羌無實而害長王逸曰蘭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也　銑曰儀張儀也尚靳尚也是時楚誅與齊爲變以備秦兵乃爲張儀靳尚等折之逐絕齊交也貞正也蔑輕易也椒楚大夫椒蘭懷王少弟子蘭也言屈生懷貞正之節而爲輕易者蓋爲椒蘭所譖也**身絕郢闕跡徧湘干**善曰郢楚都也毛萇詩傳曰干崖也　良曰絕遠也郢即楚也湘即水名干間也言其迹如湘江故跡徧其間也**比物荃蓀連類龍鸞**善曰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爲虛而無用王逸楚辭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虬龍鸞鳳以託君子　濟曰荃蓀香草也屈生作離騷以香草龍鳳喻君子鸞鳳瑞鳥也**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善曰金石樂也金曰鍾石曰磬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屈原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　翰曰金石言不朽也日月言光明也　如

彼樹芬善本作芳實頴實發善曰毛萇曰實發實秀實頴實栗　翰曰芬香也頴禾秀也言屈生猶如樹芬香之草也實秀發於時也望汨心欷許毅瞻羅思越善曰吴質荅東阿王書曰精散思越　良曰欷悲也越遠也言懐思古人故思遠也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善曰周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曰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向曰塵久也苟藉順謟諛取用於時其可久矣蓋昭其忠信雖死難以闕也

祭顔光禄文一首

王僧達善曰顔光禄即顔延年也　五臣注同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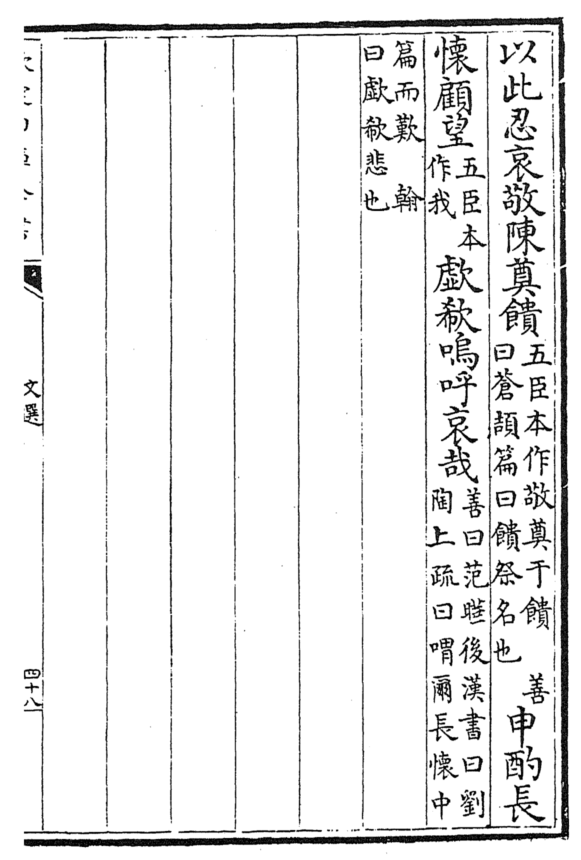
野酌敬祭顔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良曰道之尊德之貴相須而成焉禮者以仁義清其本也惟君之懿早歲飛聲善曰思立賦曰盍遠迹以飛聲　濟曰懿美也義窮幾彖文蔽班揚音盈協韻　善曰幾彖謂周易班班固揚揚雄也郭璞三倉解詁曰揚音盈協韻　翰曰幾彖易道也班班固揚揚雄言顔君之文蔽此二人也性婞幸剛絜志度淵英善曰楚辭曰體婞直以亡身兮婞猶直也　向曰婞直淵深英智也登朝光國實宋之華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太丘碑曰紆珮金紫光國垂勳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韋昭曰為國光華　銑曰言實為宋國之華英才通漢魏譽浹龜

沙善曰漢書曰龜茲化王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
里尚書曰西被於流沙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度沙
漠說文曰北方流沙　濟曰漢魏之時多賢才故言顏
君才通於前代也浹及也龜茲流沙遠國名言其聲譽
遠也服爵帝典棲志雲阿善曰言服爵雖依帝典而棲志
實在雲阿言高遠也管子曰將
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勵志詩曰棲志浮雲
翰曰言衣服爵命雖奉帝典而棲志實在雲山之曲阿
猶曲也清交素友比景共波善曰共波猶連波以喻多
向曰言交友清絜而我接比
光景共游波瀾也氣高叔夜嚴方仲舉善曰司馬彪續後漢書
曰陳蕃字仲舉性方峻
不接賓客　銑曰叔夜嵇康也仲舉陳仲舉也為豫章
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時人畏之言顏君嚴明也方比
也逸翮獨翔孤風絕侶善曰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
霄廣雅曰風聲也　良曰言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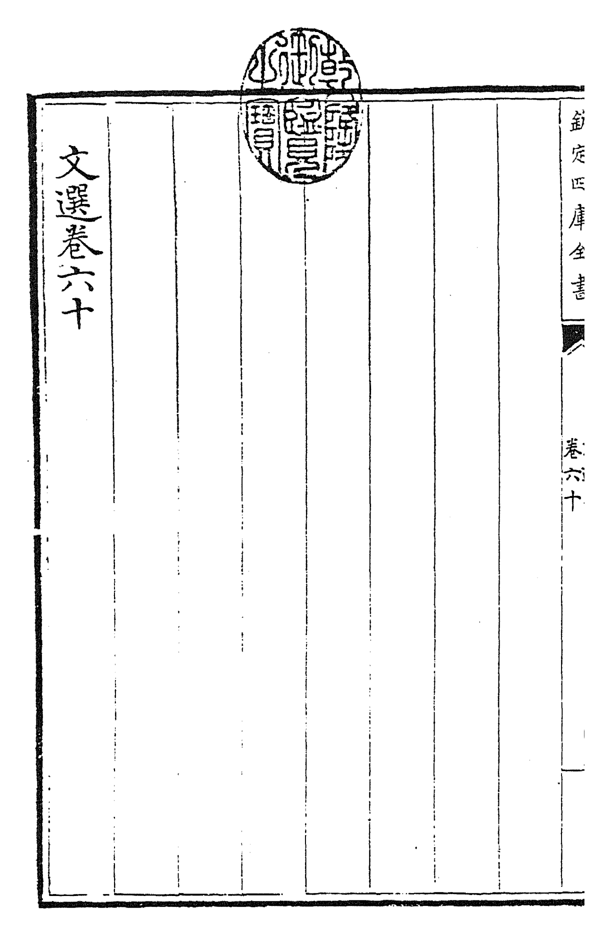
介不羣也流連酒德嘯歌琴緒善曰漢書班伯曰式乎式乎大雅所流連劉伶有酒德頌毛詩曰嘯歌傷懷琴緒緒引緒也濟曰流連言好也緒猶遠也游顧移年契闊宴處善曰何敬祖雜詩曰惆悵出遊顧毛詩曰死生契闊翰曰僧達與顏君交游顧盼嘗移年歲雖契闊為苦嘗同宴語居處也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善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向曰言春與遊談賦詠至秋乃死太素無形也言人死後歸於無形也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銑曰明發謂從夕而至明也神駕謂靈車早出也瞻廬謂視平生所居也望路謂凶儀在路也心悽目泫情條雲互善曰李陵詩曰仰視驚雲逝紛紛互相踰良曰泫謂下淚條理也言情理忽失次而亂如雲之互更變也涼陰掩軒娥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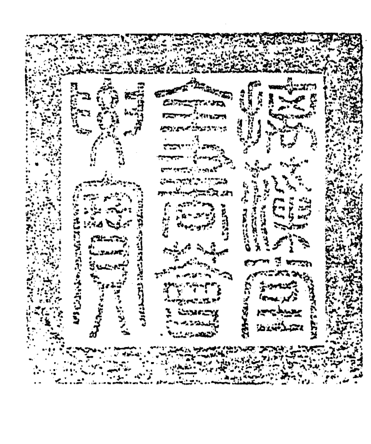
寢耀善曰姮娥掩月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　濟曰言涼陰之氣掩蔽門軒　微燈動光几牘誰炤翰曰几牘謂也寢曜謂無光也　平生披讀典籍之處也雖有燈光誰用其炤曜也　衾袵長塵絲竹罷調向曰長生者也　擊悲蘭

守眉涕松嶠善曰楚辭曰涕漸漸其如眉銑曰守室也眉下也松嶠謂墓所也　古來共盡牛山有淚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　非獨昊天殲我明懿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濟曰言古來皆有不死非獨昊天喪我明美之德也殲喪懿美也



以此忍哀敬陳奠饋五臣本作敬奠于饋善曰蒼頡篇曰饋祭名也申酌長懷顧望五臣本作我歔欷嗚呼哀哉善曰范睢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喟爾長懷中篇而歎翰曰歔欷悲也


文選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録監生臣周嘉猷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